

樓山堂集第六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孫權論

孫權乘父兄之資值紛爭之世悉其江東之衆宜可進而
統一天下乃其土地竟于一江終其身非北服魏則西和
蜀不聞有飲馬河雒觀兵涼益之志則非智有不足亦其
勢有所不予權可謂明而得所處者矣蜀則猶吳耳鼎足
已成曹之不能圖吳蜀也猶吳蜀也此當時之勢也惜孫
權知所以自處而未知所以料人卒其所以得處者其自



失也甚矣何以言之語曰圖王不成其弊不失爲霸未聞君臣之間而可隨勢輒變者也權之始而拒曹也謂曹託名漢相實爲漢賊其拒曹也所以奉漢然是時權已無漢矣齊桓公以諸侯之師及楚責包茅不入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雖衆無所用之桓公與之盟而天下于是服桓公之大而完辭之正亦無所屈曹之挾天子而征伐也既破荊州移書責權蓋自視桓文矣向于此時權亦以完辭還對曹將如之何哉乃張昭之欲迎者畏于勢之不敵而非必見于漢之不敢二也瑜之拒之者見江東之不可失而非謂破曹遂足以定漢也然猶曰

非是則鼎足之勢不成權方欲爲曹之爲與之分爭天下而何能服曹是故曹終身不敢篡漢者以吳蜀綴之也此戰之力也然一權之身始以新集之衆連蜀破曹既以已固之勢又敗羽臣魏此曷故哉謂之奉漢則拒奉辭之曹矣謂之爭天下則臣篡魏之不矣明大勢也則始逆之而旋順之執大義也則方臣之而輒背之夫權豈不知不之不及父哉而卑體稱藩受其錫命善料敵者如是乎操之不遽篡漢者以兩雄之未滅而不之幸受禪者以蜀方自守而吳且先服已益無所忌而有藉以爲名耳其于權竟何益乎古人有言曰抑君似鼠吾跡權之始末亦爲近之

重于失江南則拒曹而敢于絕漢非中心不畏曹也抑重于失荊州則攜蜀而甘于臣魏又非實中心戴魏也是故權者見小利者也非惟爭天下之智不足卒亦不知所以自處後之君子尚以固守臣節沒身奉漢號而不敢帝制期之不已過乎權亦幸而生漢末造承父兄之資而遇起者曹劉耳倘天命聖賢而時有高光者出則于公孫隗置之閒置一權者吾不知果何如也

荀彧論

荀彧智謀之士自當時何顓鍾繇皆過擬之以爲王佐之才顏子之德而宋蘇軾曰文若聖人之徒也其才似張子

房而道似伯夷予以爲不然伯夷避紂就文王之養終身未立于紂之朝亦終身未爲周畫一策周伐紂而夷猶以爲不可夷之心自盡而已于商無益于武無損非有所出于不得已也子房從高祖于時秦旣破而故主已死矣所爭者一項籍故良竭能盡智奉一主而已善終彧三世爲漢臣因董卓之亂勸操迎帝都許挾天子以號令天下此爲忠于漢矣孰知漢祚之所以卒移操之所以遂其篡志而勢不可復制者卽以此哉故彧之言爲漢實爲曹也當操失利于張繡之時彧爲操畫策曰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而至引劉項之存亡以爲喻嗚呼此豈爲漢者哉夫彧

始終所畫之策苟攸程昱賈翊郭嘉輩皆知之不必或也
自或勸操迎天子然後袁紹內懷不服紹之所以與曹爭
者亦以匡漢爲名假使紹先挾天子或又將何以勸操耶
管仲之致君子霸也服楚而不戰存燕救衛而不私操誠
絲毫無冀于漢但擁兵奉帝而責天下以不貢不臣天下
未必不服也已有挾制之實而欲以空名責人或蓋自持
矛盾之說以教曹者也且或于操周旋幾年矣度操破滅
羣雄之後能終盡臣節乎孫權曰老賊久有異志徒爲諸
人尚在耳謂天下知之而或不知是不智也知之而始且
縱之後將抑之是愈不智也于是而以或有王佐之才吾

不信也或勸操廢后納女此爲何心隱伏完之書而不言
及事泄則陽驚以自解此爲何見至詐不可飾又爭九錫
之空名而以憂死曾顏子之二過如是乎如或者至死
而猶巧于自文者也孰知其計畫之無復之哉始或去紹
從操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或代操畫策以開竅漢之基
謂爲操之子房也可而考子房進退出處之迹似不如是
况敢遠比伯夷乎夫旣爲漢臣知漢之不可復爲而忤操
以死者孔融也義不肯漢雖借操申志而終不受爵者田
疇也予嘗謂聖人之徒惟二子可以當之而操爲漢賊成
之者苟或也或自當代以至後世而人皆信其爲賢然則

名果可以欺而得孰謂或不智哉

賈詡論

曹操稱善用兵既破荊州欲卽以其勢下江東爲周瑜所敗幾至不免論者謂聽賈詡之策則兵不敗而江東可以卒服詡之言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樂土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詡誠善策然使採用之可以免敗而能必江東之稽服乎夫荊州爲必爭之地劉備雖暫敗使曹退則備必襲而有也周瑜明于用兵亦安肯以上流之勢使曹據而有之故曹既并荊州必圖江東者亦其

勢使然而惜未知所以敗吳之術也夫天下方爭有可以先驕之而使自敗者唐之于李密是也有故遲之而使我必勝者光武之于公孫隗是也有不愛土地使人自爲戰以威敵者高祖之于項羽是也孫劉方睦無信越可使矣孫權智而有度又承父兄餘烈非囑張之盜可以名驕矣且權素得士張昭周瑜之徒兼治內外非積暴之國坐守之虜可以歲月需而空名服矣故詡之策施于羊祜之時則破吳也而施于曹操之時則愈益固吳而長寇也然則曹將何術之從乎夫勢有餘于敵者則師貴以數出而敵不足于備者則擾之必以多方權之地竟于一江戰士

不過三萬能爲將者僅周瑜程普數人而已曹誠能乘戰勝之威用中原百倍之衆據上流之勢而不爭于一戰之利于于是使一能將者帥數萬之師以伐之不利則更進不過數進我不全敗彼不俱勝計吳之精銳已盡矣又不徒取順流一道而淮泗廬皖之閒度要害之可乘者分師並出敵拒此則牽彼我此敗或彼勝不過數道而吳之戰守俱窮矣蓋昔吳之至郢與越之入吳及後賀弼之破陳皆此法也晉人三合師不戰而楚已敝况數戰而吳有不服者乎計不出此而負其百萬之師以取必一勝一不勝而終身之氣不復矣曹操稱善用兵其謀吳之拙至于如此

惜當時謀士亦無有見及此者故曹敗而世輒歎詡言之未用孰知詡計亦未爲得也用兵而恃其衆者未有不敗有所恃則忘已之所短雖敵有長而无忌曹操舍鞍馬而爭舟楫與苻堅百萬之衆隳于一戰二事可以覆觀向使操納詡諫而堅從猛言雖不勝可無至敗故如詡者不可不謂中智之善策也

關羽論

關羽圍曹仁于樊降于禁斬龐德當時北邊大小憂懼曹操身出南陽有徒許渡河之計會司馬懿蔣濟諫之而止二人之言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

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而羽卒以權襲奪荊州兵敗而死向使二子之計不行而操果遷都避銳則魏之天下未可知也又令羽戰勝之際權爲犄角而別出師以佐之且是時蜀已得漢中矣益遣將助羽而亮督軍從祁山北向曹卽智能知所以應乎惜乎懿濟之策明于聞吳而蜀不能以其策固吳也吳又不能以其策推驗反襲羽而爲魏用也或曰吳不足道矣蜀君臣之計豈出懿下而千里孤軍左右兩敵又方交兵強魏乃方略布置不一指授若羽未嘗有敵者智者固如是乎夫事嘗敗于有所恃而禍每生于所忽羽以忽陸遜而被襲蜀之君臣

以恃羽而羽敗蓋觀備入蜀而羽獨留鎮及馬超降而亮所以美羽之書可知也然羽卽能至欲以一州之衆觀兵雒河而曹強而扼其前孫琦而伺其後能坐算其必勝而不一爲之所耶吾意是時蜀漢新下其兵將或皆有所委署而不能遣以輔羽歟或者孔明以國內未固不欲羽遽用兵觀先主征漢中而亮尚難之以問楊洪則攻樊之舉非其所欲歟抑制羽而不受歟或糜芳傅士仁之與羽相嫌在羽領鎮之後而國內未及知抑不疑其遂叛而反圖歟又或者以吳蜀方睦且吳忌魏而不忌蜀而不慮其棄盟從魏歟吳不棄盟則羽卽無功猶不至失地而兵敗非

所逆賄歟不然羽之矜勝護前實有敗道又孤軍撫援外有狡鄰內多異志數者俱岌岌焉舉國坐觀而不爲之計如是而謂蜀之君臣明于置將長于料敵而不爲羽分過豈其理則然哉母亦恃羽者太過故至此也夫以羽之威武一不戒而使敵爲之間以垂成之功墮於一旦以劉先主之傑諸葛孔明之智徒過恃一人而舉可以圖天下之機輕而棄之然則行師用兵之道果不可以不計深而慮密也

陸遜論

曹操創于赤壁之役終身不敢圖吳孫權以其跨有江南之衆憑戰勝之威假西蜀之強援因北方之多故可以長驅而爭天下而終于不能者則急小利而忘大害貪近功而忽遠禍其失策未有如陸遜之甚者也夫曹之所以卒難圖者以關羽之覆沒蜀之所以終于不振者以荊州之失勢而吳之所以卒弱而至于亡者亦以遜之急于得荊州而襲殺羽故蜀亡而吳亦隨之也夫吳不忌蜀而忌魏遜所知也國賊是曹而非劉又遜所知也初操之南下也喻不得備爲助而操未必遂敗走魯肅之勸以郡資備者豈土地不足惜懼曹之必爭而謂非備不足以當敵也當羽圍樊之時使遜誠以一旅之師助羽則羽可以得志不

然因魏之懼羽而議徙也而已更出師他道以擾之則未必無功又不然懼羽勝魏而必無利于吳也亦如其子抗于羊祜時推誠固好則羽所稱鯁亮有義節者詐兵襲人及反戈背德之事羽必不爲矣觀羽之所以省遜書而心安者可知也是故羽果足以亡魏吳蜀之天下未可知也已果助羽以威魏則開疆拓宇何止分荊州之地而有之釋此不圖又棄盟飾詐以襲羽而殺之嗚呼其亦失策之甚矣襲羽而即可乘勢以圖蜀襲之可也可因以破魏襲之可也即可以固吾圉而國勢因以日強襲之可也荊州自羽據之則負其蜀漢之守可以進而北向自吳得之則

不足以遏魏又當敵衝焉卒晉之所以滅吳者蓋繇此始也故遜之襲羽蜀不遂亡而吳不益大然實以掣蜀之勢剪己之援而爲曹魏驅除耳且遜亦烏能襲羽乎哉援操而後能襲羽稱臣于魏而後能拒蜀是故劉曄曰小國相取利也今還相攻天亡之也欲因備怒以還擊吳向使曄之計行即吳已隨荊州而墟矣故遜之計是躡吳之亡也其功成者倖也呂蒙曰陸遜意思深長蓋長于襲羽短于拒魏而淺于謀國也吾觀吳蜀皆有可以得天下之勢一得荊州一失荊州而遂兩受其弊彼遜者豈真有發揮破敵之氣不過因己之聲名未立遂因利乘便以爲功背棄

盟好忘國大寇而陷其主以臣人之恥豈惟不智巧襲人而奪之抑亦不仁之甚者矣世不察而以遜為能吾故論之如此

魯肅論

魯肅勸孫權以荊州借備論者皆以為失即孫權亦曰子敬勸予迎周瑜拒曹操是其二長而以地借玄德是其一短不知其短者即魯肅之所以長而惜肅與瑜皆早卒呂蒙陸遜未能明其意而竟其用者也孔明隆中數語至今以為算無遺策肅初見權即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繇

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嗚呼肅之言如此此何異孔明初見玄德語而吳之臣固無一能及之者也向使肅言即行操安得先據荊州而有之及表死而珠降曹曹欲東下肅獨排羣議而拒之既引劉備以為援又資之荊州以使之拒操蓋肅之計深慮遠未有如此役者也何也操非畏吳也其得荊州而旋棄之非甘心也肅以為非備不足以當敵備以荊州當敵則操與備爭而已得

休息以承其後向使曹忿其敗而師數出權能保其長勝乎故資人所以却敵却敵然後能自完自完然後曹勝則劉受其敝劉勝則吳以利動而天下可圖此誠計之善者也周瑜人傑也當時聽肅而無所難曹操方作書問權以地資備而筆落地夫天下之勢在大則小者必有所恃以爲援然後大者可圖而小者亦因以自固肅此謀瑜知之操知之蓋英雄所見略同而彼蒙遜者不悟故急于復地自關羽敗而後曹操高坐無東向之憂吳亦因是不能進取也豈不大可惜哉昔者六國之從散而秦得以并天下荆州之盟敗魏遂不復有所忌因以代漢而吳蜀坐是以

已蓋天下之勢固有利人所以益已而剪彼實以測此者非智者未有能深見其然者也權襲羽之後畏蜀出師而稱藩于魏朝臣皆賀劉曄獨欲因而伐吳其言曰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國不能久存况蜀得外我攻其內乎繇曄言觀之肅之計果未爲短也故吾嘗謂三國謀臣魏無過曄而吳無先肅者不聽曄言則吳當先蜀而亡然而肅不死則魏之天下其亦未可知夫

桓範論

國家不幸有篡逆之臣樹根既固而萌芽未發非忠智之

臣不能計其未然逆其必至而以身犯其所不可制制之而得幸而身死國安制之不得不幸身死國危雖死有幸不幸國有存亡不同後之君子因其安而知國家必不可無死臣至死而無救于亡則其死之尤可悲也亦謂其不亦國安而身死者之爲得也昔者鼂錯爲漢削六國以袁盎之讒死然計行而身死身死而國安雖死可也彼桓範者何以死哉範之死繇曹爽之與司馬懿相持也繇範爲爽畫策爽不用而事敗懿誅爽及範而範以爽死也嗚呼範爲爽死死何足惜範之死爲魏也魏有死臣範而當時以爲劫于晉而不錄後世以爲黨于爽而不察此範之死

所以爲可悲也何也曹操雖爲漢賊然適值喪亂之後羣雄鼎立故曹得因以爲功又計勛量力與懿相萬非若懿之受人孤而欲竊得之者也曹爽雖不堪大用然無異謀且其志亦未嘗欲圖懿也懿以爲爽在則魏之宗室尚盛又方兄弟用事則其羽翼之者多宗室者國之蔭羽翼者身之衛不凋其蔭根不可得而拔也不剪其羽翼不可得而專也是以爽不圖懿懿必圖爽爽實輕而無備懿則蓄謀稱疾而乘閒勒兵以脅之懿非以爽果危社稷也非真欲去爽以安魏也不過爽在則魏之勢不孤爽用事而附之者多則司馬之權不一并已之權而毋使人分其勢然

後魏可圖此懿之深謀也而惜魏之臣無一人知之爽兄弟不知而其徒亦無一人知之此範所以諫爽不從而哭知其必坐是族也範之死豈非以魏哉不然爽之驕侈範豈不知其必敗何鄧輩之浮華範豈不逆其不終範魏之舊臣也爽素重範範素不在晏謚之列不附其方盛而謀其將傾不諍之于事始而救之于其必危範智者也曾計出此哉範蓋以爽兄弟罪不至死而有之足以止篡藉爽以去懿然後魏可以無司馬之禍而惜爽義皆純犢也事勢昭然尚不悟而身死族滅卒以國予人範卽智能如之何哉吾觀懿殺曹爽之後大行誅戮魏之宗室盡而國卒

遷夫然後痛範之以忠于魏而死也悲夫範與錯皆所稱智囊也而皆不能庇其身範且不救其國國之存亡天也然安得如範之以魏死又不死于魏亡之時而使天下後世稱魏無死臣夫子所謂愚不可及者吾以範足當之

司馬昭論

自古新舊竊國每視世所不便于我者而陰有以易之要無過于收人心移士習而已夫三代之王也必起于得人必心其敝也陳氏以升斗而盜人之國若夫士氣不振國必不昌及其陵遲乃使天下俛首從逆而不覺則未有如司馬昭之詭者也予嘗歎東漢之天下士之氣節留之及晉

篡魏而士大夫回面喪心若以爲當然無足怪此實何也蓋昭之賤守節而尚放達其成爲風俗非一日矣故柔靡之氣中于人心篡殺之禍視爲故事舉天下皆漸積移易于其中以唯吾之所爲而莫之敢抗昭豈不謂姦人之尤者哉不然高貴鄉公之被弑魏之臣不但無死之者而一時名士放言作達猶恐不及此何世乎賈充王沈無足道矣阮籍之徒時號爲賢乃周旋亂賊託爲遠害卽稽康之傲睨非真能仗節守義也猶以爲非薄湯武而死則其時之所重亦可知矣是故古今士氣之卑無過于魏而實昭有以易之然則自古亂臣賊子之巧要未有過于昭者

晉元帝中興論

晉元帝之始爲丞相也聞長安不守卽出師露次移檄北征而王導亦有戮力中原克復神州之語及卽位以後導爲宰輔遂君臣偷惰無復有經略遠圖以至于強臣見逼卒于憂憤此實何哉元帝亦知江南單弱非漢趙之敵微安靜不能保全其自計不可謂不審矣然是時大讎未復人心思奮乘國家之新造外有劉琨慕容之推奉內因祖逖李矩等之舊屯以厲其氣而用之其君臣日夜相與憂勤震動惟敵是圖其國可強國強則主尊使姦雄有所憚而不敢肆雖大業未復而臣禍可息此理也勢也恃外患

之不至而一意隱忍姑息以冀其苟安于是王敦蘇峻之屬得以窺吾所深忌而犯其所必狃此亦豈非自然之勢乎且晉是時亦烏能苟安也以劉石之強梁崛起及鋒用之何戰不克幸其戰勝而驕又自相圖于君臣骨肉之間而無暇及晉向令葛陂之衆不退又趙不肯漢而專事東方不知帝何以禦之卽導亦豈能遵養時晦猶自以其德望晏然處逆臣之右哉故吾嘗謂晉元之得國倖也而其主臣之謀國實有亡道夫國之存亡天也諸葛武侯豈不知漢不可復興賊不可卽滅而其言曰王業不偏安坐而待亡何若滅賊于是連年勦舉惟敵是求而鞠躬盡瘁至死後已後之論者猶以國小而數出師爲亮病無怪于諛導者以偷安爲有權略而謂江東再造導之力也導者真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其不亡者天也然而卽使導能矣其如元帝之不可與慮亡何是故晉之主臣無一可爲後世法者也

唐肅宗中興論一

肅宗卽位靈武論者以爲名號旣立則人心皆奮而諸將用命其克復兩京實繫于此權而事濟從權可也予以爲不然昔丞相睿初卽王位于江南及愍帝凶問旣至紀瞻謂晉氏絕統于今二年宗廟無主王不得固讓于是遂卽

皇帝位夫元帝卽疏屬當其旣正王位之後爲羣情所嚮則承晉統者非元而誰若肅宗之與玄宗則親父子也玄雖幸蜀大統未移且帝旣留太子起兵又以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于時勤王四起而郭李之師已集矣帥之克復直且晚間事然後請反乘輿克盡子職吾意玄宗以太子功高必傳位無疑卽曰成敗未可知不若早正位號以繫天下之望則先以馬嵬之命請之未必不從待其實冊至而後受之亦不過旦夕間事耳乃遽不能待遂卽位改元何哉卽位之後以兵事委之廣平王俶而已汲汲欲建儲立后及與婦人相博爲娛繇此觀之天下有忍焉若是者

乎是時玄宗春秋高嚮微李泌之善諫則于請上皇還京時已足憂傷其父矣又豈待受制于良姊國輔然後使興慶不能安其居而辟穀不得善其死哉肅宗天下之庸主也有廣平之視師李泌之納忠郭李之爲將直可以削平禍亂而特制于強閹悍后以遷父殺子使諸將不得盡其用其不亡者幸也故安史雖仆叛逆踵起我叛父而人亦叛我自是之後武夫兇卒相煽拒命迄唐之世終以藩鎮亡國皆靈武卽位之事有以貽之也後之君子猶以中興歸之不亦過乎夫唐至肅宗實有可以中興之機而以急于篡父使大業不終故天下之庸未有如肅宗者也

唐肅宗中興論二

晉瑯邪王之議卽帝位也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繇是忤旨王亦遂卽皇帝位予嘗論之晉元之卽位未爲失也嚮使如周嵩之說是時劉琨慕容廆在北張軌在涼而豫冀青寧等州未陷王誠以嵩之說曉告天下總率六師聲義北向聯絡諸州共圖進取則規摹氣象必更有可觀卽不然而軍勢旣張主威亦立進不足以摧仲劉石退猶可以折王敦蘇峻之邪謀使之有所憚而不致

肆此與早卽位所得孰多哉奈何出嵩于外惟汲汲厚勸進之賞此其志先盈而氣已餒矣志盈而氣餒故徇于偏狹包匿垢恥使姦雄得以窺吾所深忌而不可復制悲哉晉也可謂本末並失者矣若唐之肅宗其時猶非昔比也當天下全盛之餘玄宗之號令尚行諸路之勁師已集而已又以太子爲元帥則暴張之寇直可旦夕削平然後使乘輿反正克盡子職以俟大統之傳豈不善始善終哉乃裴寬之疏旣上靈武之事遂行大赦收元而寬亦卽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夫寬小人也不過窺肅宗之隱啖主以自取富貴耳豈真謂此舉有關于興復大勢哉祿山動于

富貴故叛君肅宗動于富貴亦叛父裴冕動于富貴故亦陷其主于非義夫古之亂臣賊子未有不以利動者也若夫報君父之讎雪國大恥此其事正于義彼主臣之間所為驚戒震動者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間而以望之見利則動之人哉後之君子繇周嵩裴冕之說觀之則晉之偏于一隅而屢有臣禍唐之禍亂相尋而不恥出奔者當兩主即位之始而已知之矣吾故論之以為世之有君父之禍而猶動于利者戒也

宋高宗中興論

宋之有患也其禍甚于晉而高宗之不能興復也其心

忍于元高宗豈元帝比哉其於徽欽親父兄也嗣統于二聖北去之日而中原有主又去舊京亦咫尺之間非若元帝以疏屬先在江南也又非若元帝承餘緒于晉統已絕之後也此其人心國勢勵而用之讎可報可破燕雲可復二帝可還而高宗不能者豈不能哉不欲耳其意以為非城陷主辱吾安至是萬一用兵而勝勝而淵聖可還又置吾何地是故其屈而遠之者吾有所因之以為利而其憚而不敢用者吾亦恐犯吾之所自忌也不然高宗即庸豈不知不還舊京則兩河必陷不都關陝襄鄧則中原必不可復又豈不知李綱趙鼎可用而岳飛必能成功哉凡

此皆有背于吾之所爲利而又適中其所自忌也于是不能
馳奔竄僻處臨安安于不足存之地而後吾之所利者存
黜綱鼎殺岳飛去敵之所深忌而于吾之所忌亦不犯此
其處心積慮全乎忍而外特示之以爲怯耳不然和之不
可恃也已事瞭然而大功之可成也形勢已見高宗亦險
阻備嘗者而愚至此哉觀其卽位之始不殺張邦昌不深
罪僞命諸人而又委心于汪伯彥黃潛善蓋已探其微而
得之矣特汪黃鄙夫佞人不能有所發舒以成其志故其
後專任一秦檜然後于其事濟而高宗之心亦至是盡見
吾故曰忍也古稱中興惟殷之高宗周之宣王可以當之

若少康光武取天下于旣覆之後其事難于創而光武起
于徒步百戰而後得之其事爲尤難而晉之元帝唐宋之
肅高皆資亂利禍徂于偏安其道實可以亡至于宋高坐
棄成效偷息海隅則又嚮者晉元之所羞稱也吾故曰其
心忍于元也

中興論凡十篇今稿存者僅漢光武晉
元帝唐肅宗宋高宗六篇

樓山堂集第六卷甲

樓山堂集第七卷

貴池吳應箕著

國朝紀事本末論

江陵奪情 以下東林本末

論曰予追遡東林所自始而本之于爭奪情者以其為氣節之倡也夫江陵之鋒觸之立碎諸君子豈甘以其身為劉安成之續哉扶國紀而明人倫雖身死何惜則吉水即徵後日之講學當其發憤抗疏雖聖人所謂朝聞夕死者有以加乎吳趙沈艾後有用不用要之為忠臣義士也江陵敗而後之秉國者如甬如婁又一異矣無江陵之橫而

有其擅非江陵之材而多其嫉起而角之者非黜則劓于
是林囂之間賢哲相望夫諸君子進不得用退而有明道
聚徒之樂此誰使之而又黨之焉噫甚矣天啓閒耆老僅
存者尚兼用未幾黨禍興而實發難于吉水則君以此始
亦以此終者其是之謂與或謂予吉水晚節稍異甫至京
卽屬福清以復江陵謚爲首務且悔其論劾爲少年客氣
予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後以問方孩未侍御侍御曰先
生爲總憲蒞任諸御史皆在先生曰江陵之不守制者罪
也予往時不得不論繇今思之江陵未嘗無功則謚亦不
可不復諸君以爲何如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成心其始

終皆爲國也嗚呼繇侍御之言此所以爲東林哉

一王金封

論曰予嘗覽王文肅奏議未嘗不歎服其才則亦豈未嘗
學問者而東宮繼嫡之議三王金封之擬此何以稱焉重
于失君遂于天下之大計有所不暇顧則將焉用此相哉
幸當時諸部科以死爭而王亦旋自悔自劾故其事得寢
不然太倉之肉豈足食乎爭三王與爭考功俱一時事爭
此未盡者于考功盡焉嗚呼其甚矣予嘗歎國家養士數
百年未嘗不收其用然有二盡嘉靖時盡于議禮萬曆盡
于國本非國本盡之而創爲留中永劓者盡之也永嘉實

材相視當時異議者老死竄戍卒無一語推是心也其以
破人國家有餘矣區區者何足以益之况太倉才又不及
乎然議禮絲意見相左其時無黨名爭國本則有苑枯其
閒而邪正分邪者遂目諸君子爲東朝之黨夫東朝何人
也而曰黨爲是言者人道盡矣雖然東朝果可黨也此非
不佳事而何東林之外寥寥焉予讀諸君子封事與史王
池恭進條議及顧涇陽所與王太倉書未嘗不興而歎曰
黨哉黨哉顧國家安得盡若而臣者而爲之黨也

癸巳京察

論曰予聞吏部自江陵擅權後諸司仰政府鼻息卽家鄉

無能自行其志者逮平湖陸五臺負其權智始一振拔而
孫清簡陳恭介繼之于是閣不得撓吏部權而統均之體
以肅益稱國家三太宰云若趙高邑之爲考功則尤異矣
高邑主計大都先邪佞而次貪鄙嚴要津而寬散秩清夜
篝燈精心衡量有蟲巢于耳而不知遇一權勢姓名則奪
腕乙之而所斥都給事則其姻家所斥吏主事卽家宰甥
也嗟夫國家二百餘年有此銓官哉嚮使有賢輔臣焉所
當委已任之昌言論薦至蒙不次之擢奈何以喪其所私
反肆之整而一時大索列署以論救罷斥者至十數君子
政府可謂肆志而愉快矣于國家何于萬世何然則太倉

也新建也蘭溪也豈非 高皇帝之罪人哉自是之後高
邑白首林居而諸君子以高邑廢者雖死不悔于是而曰
黨也真所謂君子亦有黨矣抑予尤有感焉癸巳而後其
爲察也可知矣賢者率數十年而不勝辛亥則門戶分焉
至舉國聚訟不決三案興而東林大敗要之不三案何以
知東林哉今亦幸有三案爲涇渭而邪者尤嗷嗷焉此實
何歟夫人而邪也吾無責焉耳而依附門戶者實亦有人
見小利害卽不能不掉臂去豈獨不能與政府抗實呈身
焉豈獨能棄官以爭且賣友矣嗚呼此烏覩所謂東林哉
聞高邑諸君子之風其亦可反而愧死矣

會推閣員

論曰予于萬曆癸巳益不勝世道消長之感焉諸君子之
被禍也爭金封未盡者大計盡之大計未盡者會推又盡
之自顧涇陽削歸而朝空岩實東林之門戶始成夫東林
故揚龜山講學地涇陽請之當道創書院其上因以名之
也時梁溪則有攀龍高君涇凡顧君希范安君元珍劉君
茂才葉君毘陵則有一木錢君敷教薛君宜興有夢麟史
君達可吳君納陛張君金壇則孔兼于君丹陽士昌姜君
相與以道德切劘而江陝北直遙相唱和蓋大江以南不
越二郡之閒耳人品理學遂擅千百年未有之盛然是時

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賢人不得志而相與明道于下此東林之不願有此也卽後此爲賢人君子者亦何嘗自標榜曰吾東林哉朝廷之上見一出身吐氣鄉黨之間有一砥行好修者率舉而納之曰此東林也小人欲空人國未有不加之以名目之爲黨而門戶之禍于是乎不可解矣浸淫二三十年壯者衰老者死迫遼難作而勢不可復支至不得已求人此中又以門戶撓其成而利其敗嗚呼此誰非癸巳以後之爲哉吾故觀于此而不勝感慨繫之耳雖然國家實非不幸而有此也予嘗以爲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兇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而不敢取天啓乙

丙開一闔作孽不過刀鋸餘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蒙面汗行事至不忍言而纍囚相接駢首就誅卒以其死力捍之使聖賢讀書之種不絕而爲乾坤留未墜之緒以待今 聖明再馭者此誰爲之則東林之流風餘韻猶能繫人宗社如此誰謂黨人不可爲哉予嘗客梁溪歷陽羨徘徊毘陵華陽之間過東林廢址訪求諸君子遺事而益歎夫東林之名世之所諱言也則亦實考其所以東林者而可矣

辛亥京察上

論曰是役也舉國分爲二黨曰西北曰東朝其實東林也

曰崑曰宣其實南也夫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于何辨之前此之奪情之僉封之京察不已較著乎邪者曰彼一時偶爲之事耳何得槩其生平今試觀天啓乙丙閒事何如哉何向之攻東林者盡甘心從逆而不辭也夫依附東林者豈曰無人亦寧至媚閹作孽以爲狗彘所不爲之事此而亦將曰吾一時偶爲之耳奈何遂以槩我哉夫朋黨之說無代無之要未有如我朝之截然者也唐之二黨皆爲小人所附和宋之三黨皆君子而使小人借之爲兵端獨漢之諸君子事起于與宦豎角而鉤黨之禍獨劇夫近時所角者皆朝臣也角之不勝至借

宦豎以撲之其禍亦略與漢同夫士人與宦豎角而誣以朋黨可言也士人與士人角而朋黨相傾猶可言也倚宦孽以傾士人嗚呼此固向者節甫輩之所羞稱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爲之然則不有東林其可謂世有士人也哉而又何黨之足云

辛亥京察下

論曰孫富平之始爲太宰也以不直沈純甫李道甫與東林左及再出而何以爲東林驅除也豈非以佐銓者有王衷白而長臺省者之爲湯曹乎然聞湯賓尹之黜也湯兆京持之力而蕭雲舉以衙門體救賓尹至于屈膝富平斷

斷不可曰老夫爲今日去一嚴嵩快哉此真太宰矣然是時攻淮撫者無完膚矣因以及無錫卽今號爲賢者舉及淮撫輒曰此東林之累也而于金壇之于中甫亦然蓋謂淮撫貪而遙持朝權者實中甫爲之卽福清入相于實有力焉無錫且爲兩人用而不覺是言也予嘗疑之乃趙高邑則謂使淮撫爲經略爲中樞東事必不至敗而顧涇陽則謂淮撫有功于國家必無莫夜受金事桐城馬侍御至死時猶曰謂修吾貪吾不瞑目夫然賢者盡妄語乎後予以淮撫問通州范璽卿璽卿曰淮撫故不貧然豪俠人也不善自匿飾又揮金如土故以來讒慝之口耳且不攻淮

撫安得東林之熾而抵之又以中甫質吾鄉鄭太宰太宰曰果若人言于何自以廢主事終乎嗚呼兩先生蓋持衷之論矣及予閱三朝封事逆黨以李三才爲盜臣其言皆橫罵者此又不足辨

要典三案

論曰予觀逆黨之翻三案也必以東林爲口實蓋以並封者三案之源而東林者以並封而著不傾陷東林何以護持三案乎然前之爭並封與後之爭三案人雖殊也其效忠則同功相等也而受禍尤酷東林之爲東林至後而愈難哉夫東林之能旣見于天下如此其攻東林者又作逆

如彼此卽三尺童子能起而明其趣舍者而世之人猶好指摘賢人君子之細以巧談而樂道之吾然後知大道之不明而亂臣賊子所以不絕踵于世也或曰東林往矣嚮之忠言至行與夫蒙難受禍之事世多不察而未世浸淫富貴之習又入人骨髓彼豈不知諸君子之賢友之身而有所不便故卽逐聲相吠有所不恤耳要之責人以受禍誠難但不至悖而從逆也此稍讀書知道理者皆能之彼向之持三案以攻人者乃作如此舉動緣是相提而論寧過而訾東林忍乎哉然則世之覈東林者無他道也但以今上所欽定之案與夫逆黨所作之點將錄合而觀之而

天下之大辨在是矣

征哱 以下三征本末

神宗皇帝御極久垂二十年海內不知兵革初作難蓋自哱氏哱之起也本以非我族類而又負饒資假地勢恃援以猖狂於承平之際全關其岌岌矣乃不數月誅夷無噍類固廟算得哉則一時文武將士用命之效也哱之起也其謀實狡以劉許爲兵端事成而我居不成則更執之以邀功使墜其計中于國體何故督臣之不諱殺降者張天威而絕禍本非過也予嘗跡其事而深考之自國禎推轂李帥然後有張家堡之戰戰勝而後可以絕勾 之患

決策水攻然後賊勢窮而人心攜人心攜而哮事去矣于是論者謂賊張之日宜右戰而絀撫事已大定則多殺不爲武異同之間誠有難易之辨耳然予因是而益有感焉當時督監諸人皆極一時之選不待推舉而身請臨戎其矢滅賊其總兵者夙號材武事復不從中制猶以功不仰就至數勤 詔旨切責况乎借疆場之事以修門戶之御樞邊異趣經巡二心又用舍可否舉國聚訟而不決以致一敗塗地舉精卒夙將盡殲焉蓋自萬曆末季以及昌啓之間其成敗得失之故亦略可見矣曾去昔幾何時而軍效陵遲以至于此言之可爲傷心感殫財誦探丸而起者

半天下事將有什百于哮者不知又何以應之或曰哮之蹶也功繇學會而葉實攘之魏之罰亦稍重焉無以服任事心有謂魏不逮葉不戍其然豈其然乎觀梅監軍明功罪諸疏蓋公道彰矣

征倭上

臣觀日本小夷耳當 高皇帝時猶且貢寇相倚伏蓋異類反覆無常其天性也已聞胡惟庸通倭謀逆而後下嚴禁絕之又使信國公沿海設防蓋備亦至焉自永樂時有事於海然後貢通有貢而益有寇有市舶而且有不導禍莫劇於嘉靖時之深入荼毒幾半天下豈非絕之不嚴禁

玩備弛以至此耶 神宗皇帝御極之二十年而又有朝鮮之役勤師海外豈得已哉朝鮮者我之外蔽也外存與國之垂絕內實杜遼患于未然于是不憚征調不惜轉輸非曰鞭長可及所以建威消萌不縱敵以貽患而且聊以固吾圉者亦其勢然也嚮使政府持必然之畫樞部無倖功之心經略用老謀而將軍不狎敵不待踰年海上之績奏矣奈何本兵督府甘受罔而不寤而在閣在邊皆陰陽向背以求事去已卽釋之使兵威挫于翁張之舌而彼小人者既以婁敬我而陰之又以中行翁侯彼猶使售其詐微天奪主款之魄而惟敬就禽其辱國可勝道哉懲封貢

之誤然後登壇推轂又更置焉蔚山之敗可爲寒心至幸一關白之死僅能收功始謀不臧而求後伐用懋蓋亦未之有也嗚呼自古以王者之師欲得志海外者少矣越國創寇我誠非得已彼倭亦豈有大志屬在鱗介而涎我邊徼者有勾之者也况又無端而艷以封號此之謀國真如兒戲是故防倭者無以朝鮮爲口實也關白之事宜易世不復見而王直徐海竊恐復起于今與閉其入寧關其出當事者奈之何不鯁鯁慮之而以之爲小人藉資以中國爲一僥倖也

征倭下

國家之經略朝鮮也蓋數歲矣然卒不得其要領謂其欲
衣冠我土地者是張之也謂關白圖不軌而先藉用兵以
出其世臣清正等理亦有之未敢必也然吾姑無責其兵
端以其殘我與國震我東陲不大創而使得氣去何以張
天威而使四鄰懾服乎第彼非形見勢誦何以遽就款我
非威盡力竭何以遽予封事勢明白易見徒以一樞案不
知兵而舉國兩端遂成道築誰秉國成謂其心可問乎應
昌也養謙也玠也鎬也以名推者也如松也貴也縉也以
武著者也程功計效其卓然可見者蓋寡矣豈器任爽哉
則戰款之說貳之而發蹤之先質耳予讀丁贊畫之疏而

傷之當時中外之故亦略可觀矣先是記平壤事者不一
有多張劉李之捷伐者亦有謂封事實多撓非石計之盡
繆嗚呼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予因綜核往事著其得失之
不相掩者昔趙營平有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
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伐其功以爲後法與著其失
以爲後戒其用心一也故予卒以朝鮮之役可爲大鑒而
後之謀國者豈無多恃天功哉

征播

論曰東征未完而播難興播征蓋與朝鮮時相首尾焉徵
調之費等時而成功較迅豈三征惟播爲差易哉予亦嘗

考其始末矣楊曾三殺其妻其殘忍天性也此何足深治而遽議用兵兵用而師覆巴黎威矣則宜大創之不使得氣而又何遽議撫勦撫相循于是道旁築舍之局爲敵所窺故曾之猖狂不量至覆數十世之宗而爵移國滅者亦我實成之也夫當其始也一太守諭之可使無動至其後徵天下兵而僅乃克之雖得志哉疆場之謀誰實司之其始計亦稍紕矣予嘗歎國家于用兵之故前後如出一轍任者一而百撓之適者南而北轅焉僥倖于始狼狽于終曲徙無恩而焦爛是問益不知几幾矣幸應龍穴鼠破基江而猶戀棧爲坐而待撲耳今天下所在苦兵宗權黃巢

之流屠毒六七省逋誅十餘年事已不可如何而勦撫之議非獨參差且相蒙覆視往時夷土可爲郡縣而今數百年之都邑墟矣求其力而拒原者亦如曩三征時也可更得哉播之役推轂者實得人世之稱于田司馬及南昌將軍也有以哉嗣是以來樞邊文武動相齟齬遼之敗氣沒世不復而棘門霸上實傳舍矣嗚呼可勝悼哉

小試論

單騎詣

論

崇禎辛未

古之爲將者能戰以勇決勝以智而服敵以誠夫兵詭道也決機兩陣之間度險易量進退爭主客料彼已縱反閒

則誠不勝勇勇不勝智撫叛卒消反寇解散迫脅之衆與夫誨化煽惑之虜則智勇皆有所不足恃而用之莫貴于誠蓋觀郭子儀之單騎請降投鎗免胄不數語而回紇懼呼引罪未嘗不歎敵雖叵測可以誠感而非子儀之忠信能使亦可懷服也唐之兵端始于藩鎮之強以弱王御強鎮而又制之無威撫之不信上下懷欺遂至反者四動而號令賞罰淆然莫一蓋命一將以誅反已而其將亦襲跡而動猶欲息火而沃之以膏火不可滅膏愈加熾耳是故自祿山發難以來叛賊蠅起而竭忠立勳以其身為天下係安危者唯子儀一人何也其誠不可易也夫子儀

所難者難于安史繼起而以倉卒之旅再造國家尤難于魚程交譖而以疑忌之躬克全勛節豈難于以其身服素所畏信之回紇哉且夫忌物太甚者必中受其不足窺信則多備備者多而後謀之者愈衆是故秦皇至暴戾也而七露于殿上董卓至猜狠也而戟交于轂下何也禍嘗伏于已之所有畏因發于人之所必伺者也若夫威立則人有所不敢恩著則人有所不忍坦然無所備于物而卒不以身犯其難蓋吾使人無不可見而人有不可測者即在是耳趙宣子晨朝門啓而賊不加害夫不閉戶者盾之所以藏身也至于賊不加害况其猶不至于賊我者耶推而

至于行師用兵之際華元以病告而楚圍解羊祜以藥餉而吳人服忠信既立讎可為恩况當時之回紇素為我用豈其微功一時又計畫無之而故以身嘗試哉抑子儀之所以成功者誠也要亦其識有所不可及耳不然挾不賞之勞居必疑之勢而功名令終身家晏然者此豈一忠信不學之人所能門鑰不設將吏可至榻前車騎不從觀容可使涕泣子儀之善于自全大率類此是故有誠無識雖以三代以下不世有之霍光不免矣嗚呼人臣若子儀者獨為將帥之所不可及也哉

樓山堂集第七卷畢

樓山堂集第八卷

辯

春秋四不即位辯

貴池吳應箕著

魯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是也其始而書即位也無惑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是也其不書即位也亦無惑也若夫繼弑君不得言即位矣莊閔僖之不書者斷斷也然桓宣則書矣夫桓者親與夫弑逆之事比之繼弑者則尤甚矣而書即位也不可解也公羊傳曰此其言即位何如其

意也是以卽位爲貶也夫以卽位爲貶則何以處夫無所
貶而卽位者抑何以處夫不卽位之爲貶者皆不可解也
穀梁于莊之不言卽位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
卽位也然昭之不以道終又在外其爲隱猶桓矣而子何
以書何以于正月則無而猶不廢此也且不忍卽位者子
情也不言卽位者書法也春秋緣情定法逆探子不忍之
情而不書者是矣然宜與定何詎知其無是情而書之乎
據一偏之說則多與其事格強事從說則又與其說悖夫
繼弑君不書卽位先君不以道終則不忍卽位其辭嚴義
正雖聖人宜無以易之聖人于其同事也則異書又其事

異也而書同固知其意各有所取非必盡拘于一例也曰
然則繼弑君不言卽位者其說非乎曰其說是而聖人之
意不必爾曰于何知之曰于隱之不書知之于宣定之書
知之是故隱之不言卽位也攝也莊之不卽位文姜出故
也閔不卽位亂故也僖不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
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是聖人之意各有所取而他有所書有
不書者亦可通是而全其說矣春秋始終之際聖人所謹
况卽位事之大者而略而不書夫豈細故學者誠盡心于
此奈何信三子之說而不爲之詳思深究也哉

魯隱公非攝辯一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于是爲論者三而反覆以明其說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于史也詳矣于是引曾子之問季康子之立及王莽楊堅之篡以爲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主蘇子之說則亦誠辯然皆不若卽事而明其實也夫隱非若周公之攝而欲克復子者也隱蓋實爲君也其以不書卽位爲攝者是左氏欲著隱讓桓之事未彰其美而反沒其實但求繹經而未自暢其說也吾以攝者蓋探隱之情而得之而立爲君者則隱之實也

何以知之于宋繆公之言而知之初宣公以位與繆公繆公立而逐其二子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納國于君者以君可爲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其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是攝者宋繆自遜之言也宋繆蓋實爲君者也今將以其攝之言謂宋繆爲未嘗立可乎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隱公之意同夫繆公則攝者特隱公讓桓之意若曰吾之得立亦直攝之云耳繆公有攝之之言而不沒其爲公則豈得採

隱之意而遂謂隱實攝乎故左氏之說以情沒實者也蘇子之說以情爲實者也歐陽之說又據實而沒其情者也夫論古人者固有情如此而實否者矣亦有實如此而情否者矣各得情實之一偏而以爲必如此者皆過也吾故不全信三子之說以爲論者當卽事以明其實而又於事外以原其情豈惟隱公其以說春秋無難矣

魯隱公非攝辯二

隱公不言卽位左傳以爲攝公穀不言攝而以爲成公志蓋亦謂攝也歐陽子以爲隱之始立不可知故不書卽位以爲隱實君而未嘗攝蘇子以爲古有攝王隱實攝而不

克復子故薨稱公吾探隱之情以信傳而信公之實以全經然則歐蘇二子之說非乎今夫聖人之書有辭簡旨隱其本末未嘗盡著聽學者各以其見逆之固無如春秋者矣經所本無而以爲有故雖三傳之說明白昭著直可斷以不然則如史記所載五帝以下爲書詩所不道者皆可一意而斥其妄及他莊楊列國之書皆可以理斷之而信聖人之說亦必有所不及也通此以讀春秋而知歐陽子之說非獨爲魯隱趙盾許世子止發也其爲傳有而經無而以爲雖古之聖人亦嘗如此者則蘇子所謂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主嗟乎孔子豈

知異代有女主之禍而故于隱公之攝不書卽位以教天下後世之爲攝者當如是哉蓋卽禮而通其意以爲苟如聖人之書雖後世而無王莽揚堅之篡可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學者得其一事皆可推以爲亂賊之防不必盡書弑而後爲懼亂賊且弑而爲亂賊人人知之不必孔子書也霍光欲廢昌邑而心疑于古不合延年曰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夫光于伊尹不知何如而是時微此語則事不立雋不疑引春秋是衛輒拒父之說以收縛僞衛太子不疑之引經非也而能斷大獄使天子宰相重經術之士則亦豈非經之所與乎因隱之攝以明古人

之皆有攝而并以非後世之不當以女主攝而攝之有與否皆可不辨何也其所謂攝者苟不如傳之說則已苟如傳之說雖聖人以爲當如是矣吾故因論隱公而以爲讀書者能如蘇子之說則庶乎其可也

六逆論辯

春秋左傳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柳子論之曰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閒親新聞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吳子曰甚矣柳子之說所以長天下之亂而不通于理也今

夫時勢所格雖聖人亦有反經行權不泥常訓之事然聖人立訓先使中人爲可守而于非常偶合之事無取焉亦其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宜如此而已堯舜之禪湯武之征雖身自爲之未嘗教天下之爲君臣者必如是而後治也今如柳子之說則是三者不爲亂而反爲治誠間一有之然必三者之不亂則柳子之說其以亂天下庸有已乎請據其說而辨之柳子謂賤妨貴者蓋斥言立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從斯言乎夫立子以嫡古今之通義也因亂立賢者有矣然不可爲法且國家亂少而治多如不

別貴賤而惟賢愚是擇則亂臣賊子因擁戴而樹功名者必多且亦安知其所謂賢愚者果賢愚耶母愛子而抱曰吾以賢立也理乎亂乎柳子謂遠閒親新閒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閒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夫英智之主亟于用賢圖治而越次信任者有矣然其主不世出也人主而皆蒙業襲安則必有先朝培植及吾夙昔所倚重者是故老成謀國常多長慮却顧盡節致忠之事若必聽遠任新而後爲理本則少年新進之士躁進欲速以人國僥倖者何限因而聽過計失譖賊得以萌孽其間于是播棄耆老凋敝宗室小者國

體輕大者國勢去此理乎亂乎柳子以三者不可謂亂本而孰知以爲治本則甚不可者也抑吾卽柳子所引證諸事按之則亦不思之甚者矣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夫人臣將圖如悼之理者而先若欒氏之殺厲以入之耶宋襄立而子魚退乃亂夫宋襄雖合諸侯不終然御說能先知其必亂而廢法以進子魚耶且諸侯之暴甚于宋襄而失國者多矣公族之賢加于子魚者尤多矣必使諸侯逆知治亂而皆以賤妨貴則春秋之弑君爭國可勝紀耶彼隱攝而賊身謁讓而亂國此又何爲也柳子之說背理不通無過是者矣至如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無論丹之專

不至代秦睢之功不過魏丹而遷母逐舅果可法耶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夫魏文之所以稱賢主者以成璜爲之相起璜所進也及武侯相田文文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起起亡楚然魏米嘗以是遂危也而安在親不可與乎彼齊楚趙魏以四君爲存亡此豈非親之力耶如苻堅之信王猛此其君臣相得亦後世僅見而胡亥之暴虐卽不任高族斯而秦亦必亡且斯與恬毅皆先朝有功將相而亥殺之是棄舊也未可卽以是謂舊不足恃夫主誠知人善任踈遠之士果才不世出卽踰尊踰戚何不可者然不必盡新開舊也至如以賤妨貴爲理本則禍天下萬

世者必柳子之言矣羣言折衷于聖人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繫易之詞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柳子學于聖人不知取衷顧取後世偏霸篡竊不足效法之事以爲證而又援引錯繆以附會其說嗚呼柳子以文傳世立說之陋至于如此而世且信之吾故不可以不辯

甘陳功罪辯

陳湯矯詔發兵擊斬郅支其功甚大當時匡衡繁延壽惡其矯制抑而不賞而劉向谷永則盛稱其功荀悅漢紀謂功大矯小賞之可也胡致堂謂矯無大小如湯之才當別

加任使報之未晚數者皆持一偏而吾獨謂當時所以處之者未盡也予嘗讀漢書張敞爲霍氏上封事其言羣臣宜有明言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此真善策通此意處國家之事未有不當者也湯上疏自劾之後宜下詔聚公卿博士議其功罪羣臣宜言湯功罪不相掩郅支驕嫚負漢漢本意欲誅之湯承上旨擅發兵然師無所費又立大功其罪可原與乘危徼倖生事者不可同語宜加爵土如故事仍著爲令若非本所欲誅之而擅矯制發師又功萬萬不及湯者議罪如律令如此則有功之士鼓舞而後使者亦有所戒矣

惜當時羣臣未有以此言之者所以甘陳功罪至今猶紛
紛聚訟也夫國家有難處者貴在分別言之至功臣戰將
非賞不足厲其氣以法不足以明賞故使之畏而且服者
爲尤難夫四 無事朝廷清明無故而徼其功如介子輩
者罪之可也而當時大將軍以爲功至 桀騫天討未
張一舉而能尊國威敵使朝廷不費而邊境畏服如陳湯
者直當錄功已耳丞相御史反以爲罪謀國之人但以私
意行法此後世有激功臣爲叛 而又貪功生釁至禍及
宗社者皆朝廷之上有以使之然也是故禦 有道處
功臣有法若貪一時之功執一偏之見未有不反以爲禍

者 本朝信國剖符時猶鐫記毘陵之過以示戒嗚呼其
斯爲帝王之勸威哉

樓山堂集 第八卷 畢

樓山堂集第九卷

貴池吳應箕著

策

擬進策 并序

崇禎丙子臣從邸報見天下吏民言事者甚衆 上皆報聞至有驟荷進用者臣竊覽其章於天下大計俱未有當也私以為言者皆負 上又以為天下事非一疏能盡於是退而擬策十首欲上之不果昔漢賈誼為文帝痛哭流涕長太息今天下事不止如誼所言 皇上聖明又遠過漢文獨恨臣無賈誼之遇

諛言不盡用而臣有言不聞假使臣如天下言事者以言希進又安知其不用然臣不願也臣所謂第能言之而已所言自中及外首大體次邪正次信任次言術次廉恥次變更改次邊材次無用次民財次貪源凡十篇

持大體

臣觀自古極治之朝其君相雖勵精圖治常若無事然非無事也總紀綱挈要領一切兵刑錢穀各責之所司而已不與故其政卽以不相陵侵而愈治不至於煩碎而難周此所謂大體得也體失而後務爲操切操切之過臣下奉

行不反則益工爲欺蔽而叢脞因之至於叢脞則操切亦有時而窮而廢隙因之究之柄且爲人所旁操而不覺是故得體而治失體而亂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也漢宣帝起自民間深見武帝之季法網苛密欲與更始然帝性精察欲操練名實不得不任用文法故誅戮之枉先自廷臣受之其後弘顯之禍議者皆以爲宣帝所遺而蓋寬饒刑餘律法之言至是益驗夫以宣帝欲懲失而猶不免有失則以其操切爲失體也幸其時丙吉爲相輔以寬厚觀其不問人死不責廐吏等事其用心甚深蓋英君而佐以察相事雖益理天下之元氣傷矣故臣嘗於宣帝之君相益

信爲政有體卽其一時可以槩見者向使治天下而亦以趙廣漢治郡之法治之天下之亂豈不可翹足待哉臣觀神宗初年張居正爲相其盪滌振刷不可謂無功然亦似稍刻矣 神宗一以寬大繼之迹若倦勤而政實得體故海宇晏如者幾五十年迨其末年不無廢弛惰窳之象亦其勢然也因而 跳邊隅孽生宮禁逆璫之禍海內沸然幸 陛下神明踐祚然後人心始有所恃於是懲 先朝之失馭創羣工之積弛手攬萬機躬親庶政至於問閭銖兩之奸皆勤詔旨雖漢宣之精勵豈能及 陛下之萬一哉然臣固有慮焉事無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

立者欺罔之藉也言無是非俱得達陛使天下皆裹足而至者奸佞之叢也大臣無所執持小臣相爲朋比者衰亂之徵也是故欲懲貪而愈以風之欲革弊而愈以啓之何也失體也且今之日失體者何止一端外而監司郡牧侵守令之權繡衣持斧親訟獄之事內則刑名操練於三事文牒持抱於諸卿而 陛下猶日責其治理無狀不知治理之所以無狀正繇此也故臣願 陛下弘攬大體但無使主權得以下移一切碎細之事皆責之所司而上不問厚諸臣以事權卽所以養其廉恥別諸臣以職業卽所以起其廢弛又嚴敕內外諸司毋使以侵而成曠是 陛下

所爲憂勤者謂其能收天下之成而輔臣所爲啓沃者謂其能成君德之大也如此而諸臣猶有負 陛下者卽以蹈漢宣韓蓋楊趙之誅而不爲過誠不如此而稱曰勵精臣恐上之操切旣窮而下之作威福者卽於是出矣是故體要之說古之賢臣類言之臣今之所效忠於 陛下者亦惟此爲首務而已矣

別邪正

今夫國家之患莫大乎人臣之自爲朋黨而其病繇於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雜進於是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小人指君子爲朋

黨君子亦自以爲黨而不辭始未嘗不從國家起見後不過爭競門戶殆爭競門戶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也君子難進而易退難榮而易辱於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難久不幸君子或授之以間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爲市而君子之勢孤矣君子之勢孤國家之事去矣揆其所始豈非人主之不能分別以至是哉唐崔慎繇與劉珣竝相慎繇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珣曰盛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遠以流品爲先未知致理之自臣嘗讀史至此未嘗不嘆服珣言之正使唐宋牛李蜀洛諸君皆持此見安得復有黨人之禍然人臣

從國家起見則琢言為是人君欲練名實使人臣皆奉法守正則慎繇之言未可以為非也是故相臣當秉劉琢之心而明主宜持慎繇之法抑臣又思之琢之言用於黨勢未成之先則可若下之門戶有必成之勢而上之用舍無一定之理則琢言亦安可施哉臣觀自古朋黨之分無過宋者呂大防范純仁當國欲為調停以兼用熙豐之黨劉巖叟極言其害其後徽宗即位時議以元祐紹聖之黨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之此即調停之說而曾布假以惑上者也徐勣任伯雨亦駁之而極言其害巖叟之言曰自古無君子小人並用之理故聖人以內外分否泰若

君子小人並進危亡之基也勣之言曰天下事有是非人有忠佞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而伯雨謂二者並用終君子盡去小人獨留蓋三臣之言可謂盡矣後其言皆驗而國家之禍亦遂不旋踵今國家朋黨雖未如宋之劇然自 神廟至今其勢不可謂不成矣今亦並用之而無所害也臣恐將來勢有偏勝則害有獨歸大臣不能如劉琢之用心則人材之進退必有如任伯雨所見者至於極重之後復欲用呂范之方行曾布之術祇重之害耳亦何益乎此 今日所以望之 陛下者固莫如別邪正之為急也夫天下之大佞若忠大貪若潔大怯若勇大躁若

恬者其匿情飾詐方有以入人於不覺而邪正於何辨之
臣以為不難也即就其所自為黨者而察之其本末立覩
矣且從古奸詐之徒可以欺庸君而不可以欺明主可以
惑初立之冲主而不可以欺更事之賢君也 陛下試觀
即位以來誰為順悅誰為戇直誰攬權勢而難於進退誰
重氣節而輕於禍福誰矢志於國家誰快心於報復其擠
掇閱歷不可謂不熟矣又試觀 神廟以來所謂身在朋
黨橫被攻擊者其後之孤忠勁節甘死如飴者何如又觀
天啓中所謂志在進取力攻朋黨者其時之誦德稱功嗜
利無恥者何如而邪正之數有不較然於今之時勢又與

先朝不同則夫希名而附和夫懲迹而矯飾者其蒼素
黑白誠難遽別然而涇渭之源流自在也 陛下誠能窮
治之源而登進斥逐一以其權歸之於上使眾正彙進而
儉險小人無所緣而售其奸將國家之治理可以計日而
待不然邪正不別則 進愈襍而黨與益分黨分而邪者
日勝其勢不釀為禍亂不已而為邪之尤者方孤立行一
意曰吾無黨也夫無黨而掃除有黨之人則正人必先蒙
其害故禍莫大於人臣之有黨尤莫大於黨勢已成而邪
者固矯之以無黨也則別之奈何不務盡也

謹信任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疑其臣之心而信任之不專
尤莫患乎臣有要其主之心而信任之太篤不專之與太
篤皆足爲患而第其輕重則無所別而篤任之者其爲禍
甚深也夫國家固有不世之績隙於旁參垂成之功棄於
一旦者此不專之所致也及觀唐宋以來唐專用內官寵
任大臣至於傾危宗社而主猶不寤皆繇人主不能自固
其好惡喜怒之情至使臣下得而窺之小人遂有所要挾
以深中其隱臣然後嘆人主之信任誠不可以不謹也臣
嘗讀史見漢元時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大鴻臚馮野王
行能第一天子以問石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

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爲
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又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
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
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
子聞之笑此人主之情爲下所持故有以專信之而不覺
臣因而推之唐李林甫盧杞之流宋秦檜章惇之屬其爲
禍各不同要其所以窺測人主先得其情而爲所刼制者
其轍則一也宋神宗有爲之主也王安石經術之士也挾
情要君任之不疑至於亂天下則安得謂信任之偏英主
獨無乎 高皇帝神武開天猶失之胡惟庸 肅皇帝英

明絕世猶失之嚴嵩是故信任之不可不謹其在英主爲尤甚我 皇上躬戴瑞禍手攬萬幾念 寇之交訏也尙方之賜時出憫財賦之日匱也司農之任獨久總綱紀於中丞歸操柄於冢宰不惠之患可幸無之且 陛下始欲借內鎮以風厲諸臣未幾撤之如脫稿卽昨者召置輔相士大夫方舉手加額而旋以一人之言棄之人方疑 陛下信任之理太輕臣卽竊於此有慮者夫事有所輕於此則必有所重於彼其輕者不難暴之天下則重者必有以積之於一人於是深險之人默窺意旨以固其要結之術而倖躁之徒又顯乘氣勢以售其嘗試之私彼其矯情刻

意危言激論必有入人於不覺者而 陛下偏篤之勢成矣故臣願 陛下益去其菲薄臣下之見程力量能執虛公以馭下而我無一成之心於大臣則觀其係於天下之治亂者何如於人才之消長者何如不徒取其有硜硜自守之節於小臣則練之以事任驗之於積久無以一言偶當遂拔擢非次致使天下小人皆有所懷挾以要君如是而偏獨之患去則奸亂之萌絕然後 陛下卽有所信任而人亦灑濯靡厲之恐後矣

審言術

臣聞古昔盛世不諱直言言嘗少觀其君臣間析肝吐腹

不過數語而天下利害已盡後世君臣固有辨難反覆者矣然上不以為私而下無所恐故天下之事卒以立而功繇成今天下章滿公車言非少也朝上夕報聽非不疾也然議論多而成功寡以致言愈襍而聽愈眩豈忠謀至計百未一聞而聽過任失十且九見耶臣愚以為言路不可塞也當辨所以進言之心其心不可見也即就其所言而以時事之難易別進言之公私庶乎天下可以見言之利而吾聽者亦有所自持而不至於眩夫其臣下守法海內無事而人主好大喜功或內有嬖倖外多興作於是時也不難於切劘臣下而難於翹君時而國家多故事勢孔棘

大臣邀一切以中上而人主方怵於禍患不自知其入於術中其籠絡箝制可以惟所欲為於斯時也又不難於規切主上而難於拂臣臣嘗讀史至杜欽谷永之流指陳宮掖不諱微隱豈不亦經術有文見謂盡忠人主者而陰黨王氏揣人主所必不深罪者用以自沽其直今試讀其骨肉大臣等語是為何意乎息夫躬懷詐傾覆議論無所避其歷詆公卿可謂切直矣而天子湛溺董賢邪寵不敢以一語相及審是二者進言之心觀矣是故田千秋以一言取相見輕汲黯以面折不撓寢謀淮南何也彼乘其所易悔此犯其所難堪也袁盎廷毀大臣卒為營救其厄

賈誼蒙譖絳灌所引待大臣之禮原爲絳灌而發則一重
朝廷之體而已無私一鼓其術數借朝廷以自示德也審
是二者而進言之心又覩矣夫人藏其心不可測也至於
天下窺之後世曉然獨其主不寤耳故臣謂人主之聽言
當去其所順而察其所反詳其平昔立朝之槩無驟予以
喜怒之情則言者之心立見而臣所謂別之於時事之難
易者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今 皇上開道求言不遺
微細其乘上之急而意有要挾與懷已之私以言爲微倖
者不可謂無然嘉猷石畫言而輒效者宜亦有之乃卒不
可數得者豈非言愈多則聽愈眩真能言者反有所疑而

不欲進耶漢之世僅一賈誼唐之世僅一陸贄今此曰痛
哭彼亦曰痛哭此曰條陳天下利病彼亦曰條陳天下利
病而究所謂痛哭條陳者挾息夫之詐行袁盎之私而已
況才能不及二子而遇或過之然則真能爲賈陸者亦將
卷舌固聲惟恐與此輩同類共進是 陛下雖欲聽之而
誰爲能言諸人雖千百言之誰爲可聽言路固有以開而
愈塞者此時是矣爲今之計 陛下毋遽下拒言之旨也
以其言下部考核其當否於在位者稽其立朝之節而於
士庶又實訪其行已之素然後以臣所謂分別其心之公
私者用以嚴其誅賞而於言之可從者則務力行之以責

其效毋徒博一時愉受之虛名如是忠言至計不聞於前
又聽其言而功不立事不成者臣亦自是杜口不復言天
下事矣

勵廉恥

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水旱不足憂盜賊不足患而惟風
俗之偷下爲可懼夫風俗之厚薄生於人心廉恥之有無
廉恥者是政治得失之所從分也事功成敗之所繇繫而
人才消長之所自出也故古之達治本者必謹之管子所
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重廉恥也今天下不可謂無士
往者逆璫之亂稱誦比附者遍列位臣疑廉恥道盡矣幸

陛下起而盪滌振刷與天下共圖更新之治行之幾十年
而喙尙張寇氛轉厲吏治益偷貪風不息 陛下求其
故而不得則欲更制用賢闢門受諫弘示買駿之意苟寄
式蛙之思謂天下治功將繇此而興而臣終不敢以爲然
者以今偷惰已久頑鈍成風此非惟不足振厲其氣適以
贊其邪枉之心而益啓其僥倖之竇耳夫風之行也必有
從倡大臣無持祿之心而後天下知名節之重道之明也
於人之始進見之士不從身家矢志故居官亦有以自立
今士子自讀書取科第外入官者自通賄賂善事權貴外
覺天下不知更有何事見一二峻潔有守及伉直不撓之

人輒病之為矯戒之為取禍而又有二大臣怙勢行私益以沮折天下之士氣如是而何知主憂臣辱曰人獨無君哉而我也何知多壘為恥曰人獨非臣哉而我也至於伏下暗啞見謂先幾之哲闢外喪失歸於莫可如何之勢三事相率而為欺百僚苟且以祈免而趨時若鷲者反因之據僥乘邪以益肆其志而愉快臣憂此風不革不至於極敝大壞不止也今 陛下誠遠覽大奮罷尸素之大僚窮蔽煬之積慝誅鋤貪墨之風激厲奔北之氣窮治天下言事者扶邪倖進之私內慎吏部之選非天下極清介者不得任外嚴巡方提學及各方典試之差非天下極執持

者不得推官以墨敗禁所在有司無復以士夫之禮相待士以倖聞令自郡邑之試以至春秋兩闈皆引繩披根而治其私又勅巡按御史嚴禁鄉紳請托而并設為地方舉劾之條如此庶可以激發人心之愧怍而廉恥當因之而生夫人之廉恥其所自有也必至於多為之制而後生此亦非盛世事況其相胥而無也則又何治功之足問也

重變吏

臣聞天下之治法生於天下之治人天下無人猶幸有法之足治也故昔之蒙業而治者寧重於得人毋輕於變法書言率祖詩云繇舊雖古盛帝明王亦惓惓以此為戒是

故非開創之君而輕言更制者舛也蓋開創之君躬懲禍亂身歷艱難又其君臣朝夕講求如家人父子纖悉周至欲爲善後之圖不得不盡革前弊故常自我而立爲一代之法若子孫奉承惟謹猶恐不及況敢變亂舊章乎卽至凌遲衰微法久滋弊然道有貴於變通者矣而非貴於改革也臣嘗觀三代以後如漢唐宋各有可久之法至我明爲極備臣請言其變之之害可乎漢承秦焚坑之後法最簡畧蕭曹皆文法吏不能考古定制故賈董之議更變者是矣然文帝謙讓未遑而天下安晁錯更張無漸而七國亂及孝武以後漢法備矣以宣帝之綜核不過曰漢家

自有法而魏相爲一代賢佐史但稱之曰好觀漢家故事而已是故新莽改之而敗桓靈不能守而亡此漢之明驗也唐太宗經百戰之餘踐位最久又嘗與其臣討究辨論而定爲制故其立法極善乃府兵一變而唐祚遂衰且無論其他宋較漢唐其法爲未詳故其君臣亦時有損益然未敢輕變更也自王安石銳然變之而天下亂浸尋南渡國以弱亡蓋變法之禍至宋而尤烈矣我高皇帝神武開天始者積苦兵間涉歷甚深旣而鑒觀往古考證最悉又天假以年而其臣多王者之佐規爲制作直與周官表裏非漢唐宋之所可匹者也邇以承平旣久瑕釁時作敦

文寡效右武無烈版圖在而用日匱圭組盛而事不舉論者盡舉而歸於法之不善而欲更之不知此不能守法之過非不能更法之過也不能守取士之法而無士不能守練兵之法而無兵不能守屯鹽之法而財敝不能守考察之法而官貪 陛下試一一詳考而深究之知今之所以極敝而不可復者果一一皆 祖宗之法乎卽非 祖宗之法行之日久欲一旦起而盡更之也能乎法行久則必敝就其敝而剔之猶足爲治法更而無漸則人情易駭駭而有所乘之反足以召亂 陛下不窮其法之所自敝而欲犯人之所易駭又不講明 列聖所以垂後守成之法

驟欲用開創時一切破格非常之事臣恐於治理分毫無益適爲徼倖小人借資而已今天下之法所謂極敝大壞者莫如制科察其壞之之端而釐其弊此猶天下人材政事之所從出議者欲盡舉而罷之毋論他途不足以得人就使得人而此不能徙業者將何以置之夫隴上輟耕猶足爲變況使天下皆負筆而歎哉故今所深幸者此議猶格而不行也然而保舉之命甫下騎射之令又聞士旣覲望於官之易得又致憾於材之難兼朝廷之詔今日新臣民之取舍益亂臣以爲此非太平之福也故臣願 陛下申明 祖制而又度時勢之可行者行之欲行一法又必

專精於此俟其既效然後更有所圖則人不眩於他端而
行者無易衰之患將見天下事亦次第而舉矣不然上煩
其詔令而下不能行下愈多其條陳而上不能禁久之生
陛下之厭棄即欲更下一創始之令而不可得是則臣
今日之深憂也

儲邊材

天下承平日久武備盡弛猝然有變而知兵之將不可遽
得者亦其漸靡之勢然也然臣觀往古漢武開邊而衛霍
奮光武中興而吳耿出唐以李郭為再造宋繇韓岳為僅
存此亦豈非得之守文之後而求之倉猝之中哉而何獨

今之寥寥也且今天下之用兵不可謂不久矣 陛下之
求將不可謂不急矣不惜尙方之授而斬將擐旗之捷無
聞惟有失律而已喪師而已不愛通侯之賞而開疆禽反
之績未著甚且玩寇已爾要挾已爾然則謂人材至今日
而盡亦豈為過乎今文臣膺經督之任者即毋遽言新建
威寧之武功如 先朝馬文升余子俊項忠韓雍之屬或
以禦 或以勦寇其布置方畧亦可踵而師其智也武臣
何敢希中山開平之烈即如近世戚繼光俞大猷革亦庶
幾有古名將風又使如劉綎杜松之屬尙在制而用之亦
何至墮軍實而長寇讐如今日之甚者哉然臣終不敢謂

世無其人而尤不欲以破格之任望之 陛下也夫今命將無人而功效陵遲者非如議者所謂掣武臣之肘不專文臣之任也其原皆繇於求之太驟而擇之不精求之驟則未嘗擠掇其長短故任之不能必其效及不效而又難其代於是於軍中之事多有所隱忍擇不精故節鉞及於平流而壁壘無臨淮之色以視師重臣不過繇資序得之素無小范之甲兵故任事而每爲敵輕功之所爲不成皆是故也故在今日而欲合文武之選者萬不能也議者且欲益重武臣去其節制使之操束有司此非惟不可行行之必無功而有害唐李林甫以文官爲將快薦用祿山其

禍至傾宗社此其明鑒也且今何可比開創時事也但令文武各得其人豈以相臨而妨成功哉故今文武臨制之法必不可變而所以簡擇文武預儲其材以備邊方之用以待緩急之求者臣以爲當盡創前格而一更其制兵者專家之學也習之久而後精有功效而後見今文臣卽自負管葛武臣卽自謂韓白之能豈有不待更試卒然拔之草野之中而推轂於行伍之內乎往者已已之役 陛下以一言用人其已事可觀矣 陛下嚴重武科行之已久乃熊羆之士不聞卽出今又下 明詔使制科兼行騎射并試武經意將謂召虎之臣卽繇此奮乎夫今士大夫雍

容情竄不習勞勩借此以磨勵其氣而廣其技能可也豈
經畧邊方之才遂繇此出哉則臣所謂盡創前格而宣更
其制者果何道也臣以為兵部者文臣習兵之府也今誠
令起家之士無得遽選此司每年令撫按官各舉知推行
方略者以上第入居之又妙選各部屬有材力者調補之
本部堂日夜講求兵旅之事以上下其考遇邊方道缺專
推補此屬以益練其材而久其任邊撫缺又即以道臣推
補然後入為左右司馬出為經督重臣極之至於大司馬
而皆取之此司而足夫天下有終身於兵而不習治兵者
乎此儲文將之法也武臣則令各方兵備每歲各舉勇畧

善兵者一人撫按於舉劾將領外亦特薦一人赴部考試
令武選專董其事其雜試邊方備歷叅遊自偏裨至大將
行之亦如推補文臣之法 陛下又以不測之誅賞行之
於任事見功之後如此度不過數年天下之將材出矣不
如此而竭科目以求之破資格以用之厚封賞以招之以
庶幾得非常之士也嗚呼非常之士以此待之何惜其如
不能即出何也

罷無用

天下之不足用至今日而極矣臣以為皆無用者致之也
朝有無用之官吏邊有無用之士卒上有無用之設施此

數無用者皆足爲有用之害而其究遂至於不足用故今國家無憂不足用也求其有用者而已有用者亦常至於無用也則罷其無用者而已臣嘗計天下之官吏不多於古然得強毅有爲與廉潔有守之人則多一官有一官之用否則多一官卽爲千百人多一害今自內外之司文武之吏其能已見於天下矣果皆有用者乎衙署巍然體統如故而官無一事者蓋不知凡幾矣然日費官餼而權所不屬猶未深爲民厲也臣請言其甚者則莫如有權而無事之官精神不用於職業惟以恣喜怒作威福爲能於是不但已無事又能廢人之事如此者可罷也兵之原額未能及國初之半竭天下之力以贍之曾不得其絲髮之效故非盡汰滌而兵不可練非益簡練則用必無功今各方守禦動曰增兵也臣以爲不覈無用之兵而罷之則益耗有用之財且亦卒不能得一兵之用今朝廷之議節省議搜括者幾無遺策矣無土木之興無釐祀之費無聲色之好而臣何謂有無用之設施乎宋臣畢仲游有言不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禁變置之事則人將操不足之情以動上今陛下不可謂無興作之情矣聽言用人之際誠有如蘇軾所謂太驟太銳者然上之操切日甚下之奉行不給畏不給之取咎於是相率而爲欺臣見陛下數年所

能及國初之半竭天下之力以贍之曾不得其絲髮之效故非盡汰滌而兵不可練非益簡練則用必無功今各方守禦動曰增兵也臣以爲不覈無用之兵而罷之則益耗有用之財且亦卒不能得一兵之用今朝廷之議節省議搜括者幾無遺策矣無土木之興無釐祀之費無聲色之好而臣何謂有無用之設施乎宋臣畢仲游有言不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禁變置之事則人將操不足之情以動上今陛下不可謂無興作之情矣聽言用人之際誠有如蘇軾所謂太驟太銳者然上之操切日甚下之奉行不給畏不給之取咎於是相率而爲欺臣見陛下數年所

下之詔適爲有司興利而民無利也欲爲百姓除害而害益加也此所謂有用者皆無用雖 陛下發德音下 明詔亦何益乎是故無用之當罷莫甚於此三者卽三者之中臣亦不能縷舉總其要言之而今日之弊端亦大約可以類盡矣抑臣於無用之官尤有感焉今內自部寺之卿貳外至郡邑僚屬教職之類其爲無用者何限卽如各省巡守之監司兩京各差之御史此名爲有用矣然上之臨制旣多下之趨舍愈眩有司非人人得其懽心不能免於罪戾而遑專心職業乎臣以爲監司以下度無用者次第減除而南直御史之差當有所併於是有所併於是有司無十羊九牧

之擾百姓省供億罪贖之費其有關於吏治民瘼者甚大也或曰官可省矣其如仕進之多何不知此無妨於仕進也自古善治天下者寬於收人嚴於置吏輕於假名譽而重於俾事權益此意也故無用之官之當罷臣以爲無如今日之甚者也

養民財

臣觀民之物力至今日而竭盡無餘矣言者皆曰自遼東兵興以來賦日有加歛日益急民何得不困然臣觀加賦而民不怨者以國家多事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蓋民財耗之於國家者十之三耗於官吏胥役十之八其餘則皆以

風俗之侈靡而做乃又重以歲之水旱寇之焚掠天下財產安得不盡誦乎臣請得而列言之臣所謂耗於官吏者以今天下官之貪風不息吏之奸巧滋甚其害不可枚舉而其源有二官則巡按之贓罰當罷書役則各衙門之項首可革也夫外官之貪獨畏巡按耳朝廷假巡按以贓罰之名郡縣不得不媚之以罪緩之實此既奉之以實彼亦可轉假之以名中間展轉幾何株累幾何毋論惡民盡而良民皆盡矣臣大畧計之如臣鄉江南六郡巡按應上贓罰四千餘兩耳臣郡爲最小然嘗從縣牒觀之一縣幾有其半則此應上者一郡取之而有餘不知此外之金在官

乎在私乎而況藩省所屬之多乎繇是卽日嚴火抵之禁厲加派之罰有司亦陽畏而陰笑名從而實否耳上好下甚假公濟私安得謂民間之財盡爲朝廷出也至胥役則益不可問矣臣蓋知在吏部者其頂首以萬計各部院以千計各司郡以百計夫此輩如第在官取值耳何不以其貲買田產爲富人而必爲此者以其本朝入而利夕倍也臣觀京都之胥起層臺築別館後房婦女數十而在郡縣者履絲曳縞意氣腆膺合天下此輩蓋不知幾萬萬矣其爲民害豈可以億計哉若夫風俗之侈靡先自京都及於郡國嫁娶無節燕會無度婦人一簪之飾一衣之費輒值

中產而都市奇淫之設日甚一日所以天下之財不見其消有時而盡蓋爲是也漢賈誼至於流涕唐丁公著以爲此當勞聖慮豈無見哉臣以爲此一事當使南北兩京兆及巡城御史設制禁之而有餘然後郡國可以漸化至於巡按之賊罰直當報罷而一切罪鍰直令所司置簿登貯以爲郡縣軍興賑給之用而不必更煩司農之拮据復命則盡以其數報上於此中染指者事聞逮問於是巡按正已率屬將貪墨之風可以不攻自息至於書役當減汰員名照隸快設工食以盡革其項首亦如吏員當街之例自郡國彙用而撫巡監司所用卽自府縣習文法號謹愿者

取之犯法者并坐其所自出如是而舞文弄法及乾沒侵漁之弊亦當稍有所止凡此皆臣所謂害民之大者不塞此二害之源而欲百姓之殷實和樂此必不得之事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害有所受而民猶不知吾卽從其所不知者而深爲之備則其所留者甚大而民之財亦日有所滋長而不覺所謂養之之法固如是也誠不如此而又加以水旱盜賊臣之爲 陛下慮者又豈止財盡而已哉

塞貪源

臣聞善治疾者不難於用古人之方難於得致病之源不得其源雖日進良方而疾愈劇得其源而治之雖沉痾可

以立起今天下盜賊生於民貧民貧繇於官貪 陛下跡
得其情亦既赫然下嚴旨懸重誅而風不可息事益加厲
豈貪之必不可禁歟蓋皆遏貪之流未得其源而治之也
臣請言其詳鄉會試者終身之源也初選者蒞任之源也
京宦者外吏之源而巡方者守令之源也今夫士始一窶
人子耳一列賢書卽有報賞晏飲之費衣服輿馬之需於
是不得不假貸戚友于謁有司假貸則期報以異日于謁
則先喪其在我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徑熟圓巧之習成拙
者債益日重氣益日卑蓋未仕而所根抵於仕者已如此
矣及登甲榜費且數倍債亦如之彼仕者卽無言營立家

私但以前此之屬償給於民能堪之乎臣故曰此終身以
之者也今士之初服官者吾知之矣營選矣鑽缺矣不惜
倍息稱貸以求之矣鄉貢監吏求之較難則圖之必力而
費之更倍故有上任者朝來索逋者暮至矣此卽不取之
於民得乎夫前此二弊外官取償於民京官卽取償於外
官其源同也有要津有奧主有座師同年鄉曲之援繫於
是有大計有京察有被劾而求薄其議有蒙薦而益美其
遷凡此能虛得之乎視其人之崇卑戚疏以厚薄其貽餽
而其人卽以其厚薄之數爲效力之淺深鄉貢監吏之屬
苟有所求益愈竭其貲而不恤尤可怪者今以功令之嚴

益設爲簡易之法入國門者皆短刺空函而金已達其家矣又變白爲黃取諸其寄所以致之者愈巧凡上之所爲包且有一非下之膏血所充乎古繡衣使者之入境也墨吏望風解綬而今不然貪者畏其將及也已豫爲營解之地矣其不幸被劾者無論幸而免劾者亦無論卽號爲才能矣而實登刻章者不有謝乎謝不有例乎且薦何容易也自兩司而府而廳而縣遞相制則遞相持也一忤意恐授之瑕釁矣又守令三載之間所經上司者幾何前得當而後失權無益也外得當矣內之常額未盈猶無益也凡此非竭數年之全力以注之不可我之力全民之力何如

耶臣約畧計之士自始達以至考選其所費已千萬計而入彙者不在是故非火耗贖錢何以充之非刻削敲扑何以致之然則不爲吏已耳作吏而貪豈盡天性然哉亦其漸積之勢耳此今日明旨之禁貪而貪熾臣所謂皆遏之於流也至於塞源之法何如臣請於士子始第之日鄉試只令家僮傳報會試則附邸報以傳兩者所省已數百金矣舉人初中有浪費不貲及干謁無忌者許郡邑開報巡按爲之叅處進士則令觀政衙門訪禁犯者鋼而絕其仕進庶乎各有所懲又設二府及坐之令吏垣銓司部尙書調舉凡選官及考察之年受囑迴賄及不能禁奸胥弄法

者事發同坐巡方御史則都察院選任凡巡方不職及薦
劾謝免事發者同坐又令在京兩衙門言官凡內外官鑽
缺營薦及吏部巡方受賄不發許兩衙門各員每年糾劾
一二人其扶同不發者歲終議處如此貪之源可塞矣即
不能盡塞臣所設為塞之方簡而易行誠著為令而法在
必遵則貪之風亦可以次稍除夫天下骨性峭潔之人既
第猶若寒素即入官寧百折不變所守者不可謂無然亦
寡矣聖王之治天下不恃人之皆廉恃吾有以使之不貪
則向所謂時勢之流相激使然者今逆窮之而復為不可
踰走之勢矣是即臣今者所為澄吏治之大端矣

第九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卷

貴池吳應箕著

策

兵事策 并序

崇禎八年乙亥歲盡賊破和州已圍江浦自除夕元
旦南京城守江防皆戒嚴九年夏予應試至都嘗與
士大夫遊因從其後問前此守禦之方竊以為未盡
也諸公中有雅識者以予嘗有漆室之憂又好妄談
天下事因問予亦有策乎予唯唯退而欲以胸中所
畫者著之篇會 警邸報未確然以予見於南中者

意推之天下事亦畧可觀耳因為策十首自 及寇
以至城守江防者悉具城守江防則猶在南談南也
事始於兵故曰兵事策時丙子六月

策一 寇

今天下之勢葢岌岌矣外備 內禦寇 之發難也已二
十年失封疆喪師徒凡三入邊不敢抗寇之起也近十年
殘城郭殺吏民馳突出入遍掠四五省而不能滅然則此
二患者遂與國家終始乎方 之苦邊也天下憂 耳有
知其即寇倡乎自有東 來凡幾召募矣幾征調矣派幾
加矣災幾見矣天下洶洶已非一日無循不加賦歛益急



貪吏輒曰功令嚴耳功令嚴耳敲骨吸髓以名急公而私
者實不可問奸胥猾吏所以因緣其間者殆又甚焉於是
民等死耳幸而少緩須臾何禁不為盜而逃軍叛卒或以
將吏之過苛或以資糧之不繼益去為盜倡故邊之不靖
寇之所以終不息也以寇之愈熾而幸邊之稍寧以益急
滅不能專事邊也然非謹備邊而竭天下之力以盪寇假
如寇不即盪邊益加警萬一烽火甘泉如昔見告將欲還
兵而已絀寇矣欲逐寇而已休 矣不知此時誠何以應
之中國之兵所以弱者以其備多也寇分三股流轉於秦

豫楚之間已使我師東西易向矣況中外並劇寇交訌使天下不疲於奔命以庶幾乎功之兼成也豈有冀哉故爲今之計幸不大動莫若厚備邊而益創寇益創寇者非直使寇息而已也自兵不習戰而邊隙故敗軍之氣數十年不復自民不習兵而寇熾以致蹂躪數省不能使一大創今旣併天下之力以圖寇擇將領簡卒伍精器械設方畧講守禦凡在行間者皆廟堂素所擠掇之人士大夫身習勞勩躬踐戎馬以期必滅此而後食是用兵於寇而將士之能已見矣寇平卽及其鋒而用之文自督理二臣以下至守令武自大將以至總把次其功效厚其陞賞以

分布之于邊卽以其所常用之勝兵益淬厲不懈而驅之破吾意將帥非向之以空名推者比必更有以自見士卒之轉戰逐寇者日狎兵革宐亦與向之坐甲裘糧未見敵而氣沮者不可同年語也如此則東事可以得志夫論前之勢寇之起也以繇予之說之乎也卽以寇故用兵者國家之不幸而實非國家之不幸也嗚呼苟不知所用以滅寇者果何如也

策二 虜寇

天下方憂寇之不能卽滅愚欲以殺賊之兵破毋乃效之必不可見而言爲迂乎是不然吾第慮寇之劇也 乘

而舉耳故此時宜益厚備邊夫邊而爲一時之計闕其入焉已矣不能必大創也故莫若謹備之若寇之所恃者流矣無關隘之可守也有司分疆而治待不至焉幸矣至而城不下殺掠不甚卽言功矣遑恤其鄰之壑乎故寇不能勝備也惟滅之已耳寇亦不勝滅也其人多非精兵不能破其勢散非方畧不能窘其奔突無常非日夜追逐擊殺不能使之掃除而無遺故一用兵於寇而文武之能具見一用兵殺賊而兵之敵愾日生夫前此守令號爲賢者撫循有餘耳非必身在圍城躬親捍禦也監司撫按卽號稱風厲不過操法以馭下非必身督士卒親冒矢石也每郡

防備卽有額設之揮總屯守之兵卒不過於上司巡臨顧情操演以壯軍容以完故事而已亦未嘗躬擐甲冑手執干戈以并命於堵截也是故以寇之流轉不息而後中國之文武將士日夜防禦淬厲之恐後則兵當日強兵強則寇當自滅以滅寇之強兵卽以前此能將者將之其經撫司道亦選之此中而自足又非前此備邊之精兵以合而用之則東可以得志夫兵猶器也器不用則坐壞手不習器則至於扞格而不能操往者國家不常用兵故一發而不能支及數次躡邊竭天下之力以從事於東而兵或取於召募或藉之調援猶之不用也及兵合矣而

又退歷數年未經戰鬪猶之不用也故我兵常弱然而亦數年未舉矣我日用之於寇弱者可強彼坐而不舉則強者又當弱強弱之形相及而用之有人此真百年一時也昔宋之弱也羞古今矣金再入而國不守張韓劉岳之徒起而收拾餘燼不數年而 幾蹴要其始皆繇破羣盜而習戰降羣盜以益師張俊之破李成世忠之平趙忠范汝爲岳飛之破楊太張用劉世光之擒郭仲威邵青用軍行師號令如山而招降制勝靡常輒服則惟戰之力也故天下方憂流寇不能 滅而愚以爲滅 之助夫果以此爲助則用兵於寇者 何不務力也

策三 州

中國雖有勝兵能卽破 乎則談何容易也夫今之 與昔之 異勢矣則今之兵亦與昔之兵異用此不待智者知也愚試妄籌之夫 昔破全遼而不能有則我宜直前進據招聚流亡厚集兵力以圖恢復是得尺則尺之效也未爲失算乃圖事非人兵再覆陷關寧之外兵不敢窺左足失大機者一矣往者海上牽制之說卓有勝算 若用兵關寧而以島師覆其巢宜可以得志自毛帥糜餉被誅此後無一人言航海者失大機者二矣當插之求效也我宜撫而用之羈縻有術處置得宜漢所謂招烏孫以斷匈

奴之右臂者此法是也以攻。實用兵之上策乃圖事
無人議欵築舍至插折入於。而且東有金白北有宰
暖西盡俺荅永卜吉囊之地關門之外表延萬里。不復
有所闌限失大機者三矣夫中國失此三大機守則我力
分而難於備勦則彼地大而窮於追雖有衛霍之將未能
遽必其成功然則將閉關固圍謹遏其不來乎不能也已
已入矣甲戌入矣而今又見告矣將聽其長驅直入多方
邀截使之隻輪不返乎不能也。陷遵數日而且不得報
矣去宜鎮僅三十里而始錯愕收保矣。介在宣雲越大
同關鴈門南下而薊密大帥不聞加一矢捆載飽颺而宣

雲陽和不能躡其歸今昌平之告又且疑且信不知爲何
之兵矣如此使。果有觀兵燕雲飲馬河雒之志我其
如之何哉然愚以爲。實易與者非無說也已已之後愚
雖伏處草莽嘗以三策料。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
而竟無策可謂國有人哉夫孤軍深入不能自防關寧東
絕通津南逼良涿北疑昌平其志固已小矣僅陷一遵又
不能守而羈游剽掠此必危之道所謂下策也我於是時
以各屯之兵綴之而用關寧之師直搗其巢此爲上策委
之以數邑而堅壁清野使攻則不下掠則無獲擇持重有
方畧大臣一人將之使各鎮能戰之將以銳兵更番邀擊

可以盡殲此中策也但使宣雲陽和設奇擊惰一大劒而不使得氣去此下策也夫以我之策遇 之策下且爲上而乃偵探不實進止乖方使將士自疑精兵陷沒勤王之師雲翔而不敢進其失計可勝道哉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使 復循覆轍安知我不得志然而無幸其不來而弛吾前戒亦無幸其再來而用吾故智吾惟恃吾守而令彼不得來亦惟恃吾戰而使不窮於守庶乎吾可以得志今試度邊關內外最稱要害者何方遠近險易便於應援者何處兵車火藥用惟所長者何器而敢死力戰見敵則奮者何兵文自司府以上至撫督武自大帥以下及游把

使九卿大臣各舉所知悉心計議以妙極一時之選者何人然後于司馬之外專設一知兵大臣出入視師以惟所節制觀彙俟時因勢而動使彼有長不得而用吾亦不自暴其短度不過數年而彼之運數已衰不過數戰而彼之精銳亦盡矣是則吾所謂中國之有勝兵而 可滅者此也而其如急則能戰守之寡而寬則持文墨之多何也

策四 酋

愚所謂勝兵破 者守爲先戰次之然戰爲上守次之蓋謀盡未定而輕用師者殆也故曰守爲先然備多方分偶一不戒 復入躪卽所在戒嚴長此安極故曰戰爲上而

要以乘釁俟時因勢而動者其長策也論者曰 兩入關矣我不能抗而彼復逸出其謀固不可測而且退而耕於遼矣而且退而牧諸國矣是彼方欲有所用其有餘昔金之於宋元之於金皆用此法而我何云俟時也愚以爲不然蓋以宋金之極弱而適當兩主之方興彼其賢而多智又能盡下之材豈今逆 之可望而我 聖明在上幅員未虧亦豈二季之可比彼以我叛人之導引特子女金帛是厭耳非必卽有大志而我亦謀國多踈栖以撓敗非盡力竭勢誦也吾反理其而用之則弱可強彼肆其狡而不戒則強必弱此理也勢也故吾俟而圖之未晚也論者又

曰 旣并有諸酋之地則號令專且推賢而立不聞有他其人心固彼方蓄力數進擾我多方而何云乘釁不知從古夷狄有強服諸種而後無事者乎彼好亂喜叛固其天性且插卜諸酋種一旦力屈而爲之下非盡心服也不出數年而二庭之變可以立待四酋雖立聞其兄子姚塔積不能平鳴鏑之禍空在旦夕而我中行趙信之屬亦豈能長持權無事哉計此數端釁必自作亦理也勢也故吾所謂乘之而動也必有功又何疑乎夫然吾將信回鄉之口弛出關之禁故作交通陰行間諜以祈速得志耶抑將招致奇才解脫文墨聽介子之勳成於一劍甘成之功得之

矯詔然後愉快哉夫機未至而驟求之則易泄勢不在我而嘗試焉則立敗愚所謂乘寡俟時因勢而動者固非取必於僥倖不過精吾戰守之方使之可以持久不敗卽一旦用之不爲生事耳愚蓋深計之而知守莫要於行屯政而戰無過於一將權也今誠於各邊之衝修臺築謹斥堠設應援而以屯之事量地畫界分而任之於各方之撫督寬之以歲月假之以種具而責之以成功不惜小費不撓旁議不急近功度不出數年間屯卒大興則轉運可省卽沿邊宿重兵亦不至于內困然後妙選智勇大將聽其自守便空以時進取如吾所謂俟而乘之者機有可圖則急

因之而無失魯不如此而運夫衰猶肆大舉我亦有以閉之而不使入且以其預備者而用兵殺傷豈遂在其下設不幸復如前進薄吾向所料之三策固在也蓋李綱師道之計行雖以方輿之女直不能得之於弱宋而況天已厭亂之孽哉抑愚讀史而深有感於漢君臣之用兵也趙充國以屯困西羌其時明君察相反覆辯難以聽其持久而幸武賢之用兵亦所不廢也兩者相資而功以之成則愚所謂戰守之方師其意而行之亦猶是也故非勝兵不能破非俟時不能用兵非以屯爲守則時不可俟數者合而不滅未之有也不如此而別談表餌妄意犁

庭事或有之要非愚之所敢知也

策五 流賊

往者流賊之起也積有年歲矣始於歲之凶歉成於官之苛暴急而走險豈其天性然哉於是時也解散之也易即不然撲滅之也亦易夫賊至數萬至數年而守令申請不力按撫勦撫無方此不亦養賊以憂貽君父乎故愚欲於賊所自蔓之方逆窮其守土巡方者而治之不爲過也雖然賊之在秦譬猶穴中之鼠搃而擊之猶易也使之西入晉南渡河再出入關而不敢闌流轉楚豫之區地大人衆奔突無常彼不勝流此不勝備招之不從擊之不盡於此

時也雖有韓白之將吾以爲難夫寇之流也水也其起也可以濫觴耳出關而稽天之勢不可遏矣善治水者疏濬決排使之就道安流而水患息今賊而能使之就故道哉然疏濬決排即安得謂遂無其方也吾以爲必致之死地然後可開其生路致之死地則其求生也急雖有招撫可無他患開其生路則黨自離弱更擊其後至而禍絕矣獨所爲致之死地者有數道焉防爲上戰次之守令爲上大兵次之賊之流也兵亦隨之轉徙蓋未戰而已疲於奔命矣今南北畫江河而守郡邑之在中間者逆揣其所必奔之地爲之厚隄防多偵諜先事爲撤置使賊進無所掠攻

不能克不過轉展數邑而數萬之衆餒而無所逞其技矣
然後大兵進而薄之設方畧厲將士寇有不一戰潰者乎
且賊不過負其衆勢恣殺慘以爲威耳其實不按紀律不
度險易不量主客可盡取而殲也今郡邑守令先於所蒞
之地熟視險要計可以設伏者何方可以阻截者何處此
賊未悉諳而我可從容布置者也於是疑之以多方誘之
使坐困使之進退狼顧而大兵又從而四面追逐賊且靡
矣夫賊野窮於掠攻窮於守戰窮於餒奔突窮於所備則
隨和者必有攜志而渠帥當有悔心然後擊之招之
所施是故不能致其死命無輕言招也且示弱且

多爲之防戰不可得而勝也且爲所窺爲所悔不責成守
令大兵隨之流轉無益也適以驅之使靡漫耳而我之民
且窮於過兵且匱於轉運誠以愚策行之重守令之選盡
所以防之之道以戰而致其死以致死而開其生而賊患
之息也直可計日而俟之矣

策六 流賊

國家之於賊蓋孔急矣特設督理大臣者二五省之巡撫
監司治其兵三邊之大將爲之帥自禁旅以至各方之調
授者十萬而爲之兵截畱都發罔藏并諸親藩士大夫之
捐助逾百萬而爲之餉然平蕩無期滋蔓益甚而愚且欲

重守令之責豈迂談渤海之向化虛慕朝歌之方略哉愚蓋實見江北諸郡縣其先破者皆其守令之瘡廢者也不則其貪殘者也稍能者則攻且不下尤能者則殺且相當故曰滅賊當重守令之責也至官兵雖盛督兵之官雖尊調度應援之法雖密然屬在數省轉展多羈追逐不及寇去兵來徒煩供億故有上之所責成在此而下之所收效在彼者此是也然則官兵可撤乎曰何可撤也守令保其所治之城不下掠不甚卽言功而疆圉旣隔則號令莫行欲一舉而殲焉非大兵不可然而寇分三股勦之必有所先寇資馬力勝之必有其術則愚又請得而籌之寇之三

分而綴我師也我因之力分而勢弱此寇計也今誠并力以勦一股則二者必膽落而自潰議者以秦寇不出負勢甚固楚豫二賊動稱秦寇且至以張其軍則必先勦秦賊絕其根本使楚豫二賊不能復歸且亦不能援之以爲勢誠爲上策愚謂不然秦寇雖自守之然居彼中久其盤據根抵未能卽窺此可以計因而不可以猝拔則責在督臣關其無出使二賊後無所仰然後賊在楚豫者專屬理臣固可一戰而擒也何也豫楚二賊雖有盧永邱房英霍諸山爲之出沒然夏歸冬出其勢不能持久秋遒之而不使出則人馬俱饑夏截之而不使人則人馬俱病彼憑依

阻奧我入而薄之也難俟其饑出惰歸或邀截或躡擊或設奇發伏以因勢而制之也易且賊名數萬要皆隨和脅從之人其實能戰之賊不過數千非真難敵也賊之在郊也無鄉聚可食萬人之理分兵四掠或百或十零星單騎多迷鄉導又非真有紀律之師不可犯之堅陣也衝其中堅則賊首可得而餘自駭散擊其分出則勢弱易敗而主營自孤加以以守令之防遏鄉勇之接濟火藥之衝擊偏裨以下不用命者理臣以令誅之士卒不人得一級者斬又移檄各路防其奔突處處邀截如此而賊不一戰而盡乎昔人蓋有不數日而破賊數十萬衆者用是道也擊楚

則厚防豫擊豫則厚備楚卽不然而二賊並出亦委之以數邑而堅壁清野以困之度勦一股而二股之解甲投戈必次第相繼矣然後更行招撫別議安插一如今明旨之所頒載是役也度不過旬月而十年逋寇可以盡滅今議者又謂賊實易與獨無如其馬力何耳以愚計之賊之強也以馬而其敗也卽以馬未有一賊數馬又多載婦女輜重而能進退如意者也昔之用兵者步馬懸絕則抗吾短而暴其長且馬可以誘之而使來可以駭之而使奔可以陷之破之而使不得逞師古法而用之雖騎亦爲糜爛而況賊之所乘皆掠之民間而非盡騰驥之騎哉劉七之

剽江陰也以困於鐵菱角而敗夫一物足以破敵又何賊馬之足患乎是在當事者毋畏賊毋易賊而又毋保賊以自重而可矣

策七 備南

往者土木之禍。薄都城徐有貞建南遷之議而于少保力沮之然已起兵部尙書王驥在南矣蓋南固而後北守可堅也宸濠之未發也王晉溪豫慮之使王新建制上游而用吳廷舉李充嗣在南比變聞而二臣先陣師以待且惟恐其不來也當時論者謂濠上策直趨淮而北中策據南而有之不知濠卽能用亦成擒耳蓋二臣之方畧已素

具而新建亦適會成功予嘗謂謀國若於王者真社稷臣而李吳二公未見敵而氣已吞賊其事亦何可沒也今流賊之破和州圍江浦隔一衣帶水而望其人馬馳逐不可謂非震隣之恐矣南中文武所以議守備者幾無遺策而愚以爲未盡也夫已已之有北狩也則宜預備南濠之欲趨北也則宜首備南今寇逼江濱使陪京震恐爲南計者宜備在江之北與江之上不此之圖而徒畫上新河以自固守寥濶難周之萬雉閉薪米必繇之十二門此非自備實自釁而已且縱觀往古從來取江南者有兵渡江而城不下乎有曾嬰城死守以自全者乎南之備必不在城守

也此易辨者也晉謝玄以八千人破苻堅九十萬之衆唐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韓世忠駐師山陽而金兵不敢南下皆扼淮而拒之不使敵得入淮此所謂善備江者以淮而善爲備者以戰若區區守一城而曰備也此亦計寇之不能飛渡而姑以是爲盡職事耳萬一寇舍鞍馬而事舟楫吾不知何以應之亦不知閉門拒敵果能爲曠日持久之計否也然則議城守者盡非乎謹譏察嚴保甲設柵欄明桴鼓可以絕小盜而不可當敵此在平時宜行之弗懈寇之警也宜益示之以安靜而鎮之以閒整使民耳目不驚交易不廢然後人心有所恃而不亂不

然寇未偏於外而民先擾於中以司城可了之事而通京大吏逐隊登陴用以褻威而示弱天下之無備豈有甚於此者哉是故居南者而不思所以備南則已也誠思所以備南則吾所謂備之江上與備之江北者奈何不精思而熟計之也

策八 備南

愚謂備南而城守者非策矣然則城可不守乎夫亦恃江淮有備上流宿師故可陽示安靜以固人心耳設不幸而江不可恃又不幸而寇從南起此猶恃遠援而撤近備哉愚謂備亦有之而城以內者不與焉何也 皇陵不守而

城何敢守外險不守而內何能守夫金陵之形勝愚亦嘗熟察而知其要矣蓋與吳晉六朝之時不可同日而語也近畿無大鎮而左右無犄角萬一有進而薄城者何以應之嘗南登雨花木末反報恩宰堵諸勝下瞰城中一覽而盡未嘗不以棄此於城外爲當年失策也又嘗西自觀音門迤邐而至獅子諸山輒幸此亦天險可扼而據之以爲內衛今誠於此二方憑高立營各置萬人釋文武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一軍軍恩德門之南一軍軍高橋門之北以爲彼此策應而水營亦各置萬人一軍軍上河一軍軍下關亦釋文武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使

大勝關之東白鷺洲之北以爲彼此策應選兵之精者以爲鋒又別簡將之勇者以督戰如此則賊必不敢犯京陵卽有方張之寇直前進薄而以水陸之師合而擊之彼豈有幸哉此備之長策也若都門之內非賊至城下可以無守卽守亦不必皆用衛卒種師道云京師百萬之衆皆兵也此老將知備之言也至如昨者寇在江北遂自爲張皇點兵登陴勢如顧倩每夜燈燭之費至數百金而賚賞之錢且夜費數百萬嗚呼何益哉今南之司農亦輒曰餉不足耳然此二費之外又計所造敵臺大者數千兩小亦不下八九百吾不知此費果能繼乎亦不知賊果南來但登

臺瞭望便足捍禦乎夫京營之兵數萬文武數百員無一敢布置城外者而城守之費已如此水營之兵亦數萬戰船亦數百隻無一敢試之水中者而敵臺之設又如此以此備南何異兒童之見當局者方矜爲未雨之謀言事者且嘉其衣袂之計愚守見而不知智畏事而不諍故愚謂天下之無備未有甚於南京者也夫南京亦終幸無事耳萬一有事則備者猶以前計爲足恃哉不守陵而城何敢守不守外而內何能守如此兩言者亦直可發人之深恨矣

策九 防江

海賊之起也江之防在下繇崇明以至鎮江皆汲汲焉然據京口而守之重山疊嶂無港可達賊必不敢犯金陵此易防者也中原寇起而江之防也孔急矣勢長則備分繇瓜儀至九江幾數千里而兵之綴屬也難乘流則勢迅繇九江至石頭一二晝夜可達而敵之趨薄也易夫亦幸而賊不與我爭舟楫耳萬一破城邑掠民舟而有之據勢揚帆順流而東雖兵艘集於南岸敵樓布於江崖勁弩火器伏而待之豈有幸哉故愚謂防江者防之江以北防之江之上而憑恃天塹盛兵江南卽謂之無防可矣試以通江之大勢計之荆襄爲首九江爲腹京口爲尾以南都大勢

計之九江爲首采石爲腹京口爲尾荆襄控禦勢關全楚姑且無論九江乃武昌之門戶而南昌之要路也金陵上游此爲最急假狡賊從此飛渡則全江上下守禦皆虛采石迫近金陵賊若從此渡江是開門而揖之不必更言城守也賊渡京口尙有險可扼然使駐兵淮陽則南北兩斷卽不濟師而勢已去矣故南中之守無要於三方者也而三方何以守乎賊之渡九江也必自楚入憑黃梅諸山而扼之而以黃麻安慶爲連絡則上游之險賊不得乘之矣賊之渡采石也必繇和入嚴備廬州而以安慶浦口爲連絡則賊必不敢長驅南下矣賊窺淮揚必自潁來潁有重

兵而聯絡廬宿犄角壽滁則浦口儀真諸處可以安枕無憂矣凡此皆守之江以上江以北者也今試以操江行臺設於腰腹之地控制九江安潁三道增兵防隘練卒補缺度其里道之遠近而著爲聲援策應之法使之首尾相應以成率然之勢如此江南雖無守而陪京可以無恐故昔之防江南者爭荊州爭合肥爭睢陽皆明於此勢也不然而使王渾東下賀弼曹彬之屬北來猶區區恃姑孰之單鎮石城之小險也不亦兒童之見哉今江南之議防者亦無遺策矣築臺增埤練鄉勇制火器民之物力旣竭而將士精華果銳之氣亦已耗半然未聞有遙制之功而收絲

林山堂集 第十卷
毫之效曷若移其事而并力於北則江北之州邑可不破而南都亦無所憂夫今賊破廬和而江南猶無恙者果南之防守得哉是可以長思而深省矣

策十 防江

愚謂防江者當防之江以上與江之北矣然則將弛江乎曰何可弛也南京新營之兵不可謂少矣文武操江之節制不可謂不嚴重矣自九江以及金陵爲監司者三府有丞衛有使鎮有總把口有巡司又別差臺臣歲一按視又有職方兵垣等官坐南調度其防禦之設不可謂不密矣加以水營之操鍊沿岸之巡邏日益嚴甚何謂弛也然數

者皆有名而無實徒幸無事官以待遷兵以偷飽耳一旦有急如搏沙畫餅豈能一有所恃哉且夫江防之不足恃而水兵之不足戰也亦已久矣往者劉七齊彥名等以追急奪舟浮江上下自黃州至通州幾數次矣而莫敢誰何幸而遇風破舟賊以喪亡夫逋賊且如此矣使方張之寇猝來而以舟師遏之吾未見其必濟也邇者江上戒嚴舟行上下俱有阻礙而北岸一帶不許泊舟寇未至江而江岸過兵甚於遇寇至於孤洲夜泊之船又往往劫之於兵如此不防爲害防亦爲害然則如之何而可乎小寇之肆剽於江也不過窺港岸之荒遼伺舟行之單弱以舉事一

且但嚴責信地連坐水兵卽無大虞其防之也一有司事耳兵過無紀責在督兵此亦易辦也若狡賊有志渡江則豈區區水營之操練兵船之巡邏足以禦之乎貴在絕其濟師之路而遏其致渡之源夫江北郡邑其有河港之達於江者可數而知也其中舟楫之往來財貨之出入勢不能一日而斷若慮賊之奪船遂先事阻絕民何恃以爲生愚欲於各處岸埠設一船司平時但立稽驗如保甲之法行之一旦有急則盡驅而之江其有不能卽撤者舉而焚之如此賊搜船不得豈能飛渡是所謂絕其濟師之路儻因江北有寇遂槩禁北岸不許停泊南舟不許接濟毋怪

乎數年之間避寇者以無船可渡遂皆驅而及溺也有司以此爲得計不知舟中敵國卽起於此若所爲致渡之源尤有足慮者矣夫北方焚掠已盡寇豈能一日忘南哉特不能舍鞍馬而事舟楫耳今不能并力防北而江南沿江諸邑穿壕守埠益無虛日又各練鄉勇起派民間物力屈於增兵精力消於城守守令以此爲預備上司以此爲賢能而不知民之思亂十室而九夫地方未見賊而日如過賊民亦何禁而不爲賊乎且江南地阻人稠半仰食於江楚廬安之粟今各方多事賈販日稀民饑思亂其勢然也思亂則必迎賊卽不迎賊萬一南方寇起猶有天塹之足

限哉故愚欲各方散鄉勇罷守禦蠲苛派加意撫循設法通濟卽不必防江而防江之法莫良於此所謂絕之於其源也不如此而防之於北失之於南防之於水失之於陸況事有出於防之所不及哉至於操練巡邏各有職守平時且不能弛寇至其何能已此但着意行之而無如愚之所謂有名無實者則幾矣

樓山堂集第十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一卷

貴池吳應箕著

策

時務策

并序

予在南京嘗爲擬進策又爲兵事策所以計天下事者畧盡會自句容還雲間友人遺予兵家言中有擬爲問答若干篇予覽之與予意不無離合其合者予見之前策矣其爲予意所未盡者予亦擬爲問以條之并亦廣前策所未盡予不專言兵然亦時所急也爲時務策七首崇禎丙子七月距闈試十一日

問今天下門戶之勢似已成矣其學術人品以何者爲正邪正是非以何者而定

天下之士不難辨也繇設心之公私以觀立朝之本末而邪正較然矣邪正不難辨也觀其取舍之所歸究其成敗之所繫而是非較然矣夫人豈甘以其身爲不類令天下後世目之爲邪哉始於一念之私成於所趨之設沒其身於勢利不能出致人國於傾覆而不顧卽有所矯飾覆匿而一生真僞卒不可掩是故觀人者先其大節畧其細謹察其本情要之末路此百不爽一者也愚請卽往事之可爲證者論之則莫辨於漢唐以來之黨人矣東漢之季權

歸外戚勢移宦豎公忠不貳者危正直不撓者敗於是始有黨人之目夫禍或生於所激事多傷於已甚者有之然而其氣節固可風其志意亦可原也於斯時也爲胡廣趙戒者邪爲李固杜喬者正又同一正也爲李膺范滂者難爲郭泰袁閎者易此其是非豈待再計決哉唐之牛李其邪正誠難遽定原其所起皆以附勢干進借人國家以肆已報復者也故君子兩非之宋之三黨皆以正攻正者也迨其後適足爲邪人借資而正者亦不能辭其過君子於是非之間又未嘗不兩存之執此以爲鑒而今士大夫之品行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何也今之士不幸有門戶

之名矣其不在門戶者易見也其公忠清介以勤宣職事者不問知爲正也其貪冒放恣以便利身家者不問知爲邪也若已有門戶之見其誰肯自居於邪亦誰不自附於正於是有敢爲排擊者矣有陰爲要挾者矣有巧於籠制者矣有公爲報復者矣而愚以爲辨之不難者生死之際可以明人之處心進退之間足以觀人之大節試自神宗以來數十年之事變觀之爭權臣爭國本爭挺擊爭移宮爭紅丸其邪正是非數者聚訟莫決一臨之以黨禍而其人如蒼素黑白判然立見蓋觀人於生死進退其公私本末未有不久而自定者也今之時事雖與先朝不

同然後之視今豈不猶今視昔其爲正者必難榮而易辱者也必志在國家而防已踈必心存汲引而與人濶必好議論喜名節而趨事勇是故常抵之而多隙攻之而輒敗然而不害其爲正也反是者必邪雖然邪而負其勢以與正角其爲邪未甚也邪而人主嚮之士類附之天下稱之其爲害可勝道哉是故孔光不再起人必以忤傅后爲忠張竦不屈節人必以爲廉潔有操行之士何晏不敗人必以其閒雅冲曠爲勝王沈裴秀不附逆人必以其談經講苑爲賢八關十六子不躁進未始非一時名士王安石不亂天下則其偏執矯情者皆若不可及然而有識之士當

羣情競附衆議歸高之時獨能深窺其詐而豫知其禍者豈有他哉亦愚所謂畧細而觀大探始以要終察其公私而真僞見審其真僞而是非覩耳況門戶旣分則趨嚮自別孔子曰各於其黨此卽古今觀人之要道也士之學術人品豈非至今日尤易定哉今論者又曰學術正則人品自正何門戶之足言乎夫學術亦難言矣正人繇之而益正邪人用之反以贊其邪古之仗義秉節深執忠孝者往往得之天性篤質不立聲名不喜浮華之士而喪顏屈志行若狗彘者又未必皆未嘗學問之人也此又用人者之不可不辨也

問制科得人今不逮昔議者至欲罷之幸其事寢然制科果無弊歟兼行騎射果爲得歟

取士之法古今不一途要其法行之自後未有不滋弊者也夫因其弊而釐之雖循法猶可以得士若以法之必弊欲盡舉而更焉竊恐一旦盡奪士子所繇進非惟不足以得人反以召亂夫今之極弊而不可不釐者科舉取士之法是也以高皇帝之神聖倣古定制豈不能多爲之途令人材不窘於用乃三年而定科舉之制至六年而罷後十七年復頒定成式以著爲令歷代奉行至今幾三百年法益加密無收議更者以人材所從出也夫時非開創君

非聖神亦欲破格取人登進不次此立敗之道士不納之於學宮教之以禮義繩之以菀文困之以科場其秀黠材敏者將何以約束其心而馴服其氣愚是以謂科舉之法雖不可以得異士而異士不能外原非以便庸流而中人皆可勉然後嘆聖人創制之意甚深遠今雖極敝亦陵夷之勢使然非 國家制科之初意也且今科舉之法亦何嘗與初制有合哉初制但通經書大義故士得以其餘研精性理博覽史傳非若今之雕繪詞章士自比偶文字外即不知宇宙更有何書也初制兼重策論故上前場經義質雅而二三場學問瞻博條對詳盡又非若今之專事經

書主司閱文命中即不問後場作何語也天下之能督課士子者教官也初制非選擇不得為是官故官是職者既使之造就人才又聘之典試場屋誠重之也 高皇帝時嘗召對訪問有不達世務民瘼者則罪之謂士子不能資以服官則學官之設元非專以文菀造士也今則司訓者皆癯廢之歲貢領諭者半乞恩之舉人貢則但糜官廩以責束修舉則兼通干謁以俟遷轉而已即號為賢傑者月有程課即為盡職而他何知乎天下之能變移士習者內則祭酒外則督學也聞之先朝非極天下之選不得居是職 高皇帝於國學尤加意焉蓋嘗誅吏部尚書以尊崇

宋訥矣提學之差也兩京則持斧之使各省則廉察之司誠欲其秉憲立嚴使無得而撓其事者是故驥勉著南北之聲而陳魏得寬嚴之體彼其時名卿鉅輔出其教育者固可拈而數也今之祭酒何如乎提學何如乎官不必以望推也道不必以嚴立也兩雍為師徒之傳舍直省完歲彙之成規而已道德之薰陶問學之資長榮辱之風厲知遇之鼓舞行之必以其誠化之必期於效蓋歷二三十年未一遵者而其中陵夷苟且之故不可勝舉然則倖而得雋者不過皆詭遇提取之士非實有所挾而往也又加以科場之官取之以資俸而命中之技得之於輕華天下之



人材何繇而成即何繇而進乎以是謂制科為不敝之法誰其信之雖然以其弊而併創去其法毋論負■聖祖設科之至意羣天下學宮之士其不能徒業者用何途以處之即材士誠不必拘此一途然倉卒何以自見而公卿大吏無一不從此出者彼亦豈能別操衡鑒以行度外事乎愚所謂誠反其法立以召亂者蓋為是也然則愚所謂因弊而釐之者何如請令外慎提學之選內重祭酒之責小而甄別教職大而嚴擇試官其可以變通行之者有四事焉一每歲貢士可能也二三場出榜宜分也一國學積分當行也一薦舉人材當慎也請於每歲貢士之期即以督

學所首拔士充入國學而廩生歲食之餼則以遞給高等諸生於是諸生無不均之歎而貢不期於衰老亦可造之兩雍以厚期其所至省試之輕下場也久矣今請盡閱三場彌封之卷而第其高下以次揭曉其皆合式者爲上等中二場者次之中一場者又次之會試亦如其法以爲選官之次第其文義兩雅者旣得登進而穿貫古今通達國體之士亦不至於淹落於是人人嚮學當不出數年而國家可以盡收其用國學之以舉貢充也所從來久矣天子亦旣下明詔使舉人下第者入監矣乃行之未久反以之爲市其爲欺罔可勝歎哉今請更爲中禁令兩雍多士

充盈而積分之法歲一舉之其高第者不必更應春秋二試卽與科甲一體出身庶其事重而人奮將國學不期而自盛矣此三者皆所爲就科舉之弊而釐之也有非常之士或道德之可風或經濟之夙負此求之不在文藝之中用之當超格例之外則令撫按司府採訪薦舉以赴部起用不強其不願仕者如此是以保舉輔科舉之不逮而不使科舉之士僥倖於保舉之可行其法亦可久任之而無弊竊以爲得士之方莫良於此矣今議者又謂寇不靖遼左久墟國家所急者知兵之士耳今天子欲於科舉之中兼行騎射乃詔旨久下應者無人此何以故不知國

家於武事已有科矣武既兼文而不效則文而試武亦豈真能得召虎之臣孫吳之士哉夫 高皇帝亦嘗令生員習射矣非以此爲試也愚請令騎射兼優者當於試外錄用不限人以必習庶習者得以自見其長而不習者亦不苦於格之不及是兼得之道也雖然天下之弱亦已極矣士大夫勞苦不任偷惰成風故奸人叛卒無所畏而遂因之以逞誠如明旨令士夫人人習兵則積弱之氣當振而國家之威亦緣是而立此豈不足以矯偏而救弊乎乃下不率從而上之令亦相玩之爲故事愚然後知積漸之難反而向所謂更法而易亂者非虛語也第不知果設誠而力行之亦令之而人不從否也

問天下事議論多而成功寡其病源安在

天下事有以任之而後成有以議之而後決故計者功之藉也古之人未爲是事則必博謀衆議虚心盡下以求萬全是故所爲而常成然亦有衆所不與而我獨見其然遂不難排羣議行之而所爲亦常有功是何也未事而先議故議常定舉事而能斷雖議亦不得而惑之也今天下可謂多故矣謀夫盈庭一事未集始以一人之言而欲有爲未幾卽以一言而罷始議者不過一人未幾撓者四起前見賢而後獲罪喜變更而憚垂成如此者不知凡幾矣

卽如事之大者孰有如遼東乎自萬曆已庚以來國家之用人不可謂不專聽言不可謂不疾言者亦不可謂不多矣始而經撫不和繼而中外相格又繼而左右爭袒以至覆沒相尋功罪異用嗚呼是可謂之有議論乎有事功乎鋒鏑不用以殺賊而用以角意見是非又不從意見起而從門戶起大臣博寬厚之名小人進煩細之說如是卽有成功皆以議論而敗然則空言之爲害孰有甚於今日哉今天子欲大創前弊銳然與天下更始亦十年於茲矣數入躡寇愈加熾民賦旣竭吏治益偷於是又慨然發明詔示風厲廣言路虛聽受至草莽下賤皆得論事於前

而與公卿大臣圖事揆策亦旣不遺纖細此宜其有不世之功可以次第立見者而計效課績則如捕風搏影一無所就此曷故歟愚以爲喜事之與欲速二者皆足爲患也何謂喜事夫懲前謀之不臧但銳然革之是矣乃一旦欲大有所爲則希旨承意之人必將操興作之情以動上而不顧其時勢之甚難究之利未能興害猶然未革吾意已先爲下所持矣至於以一人之言舉一事度非經歷歲月實意責成有司亦陽奉之而陰悖耳而一有欲速之心朝可一議暮行一疏報者未及闕門撓者又經部覆久之奉行不及則至於相積卽行者亦先意此不可終日之計也

而實未嘗一行於是上之所急下之所緩前之所督後之所稽議之所以多事之所以愈不立其病皆緣於此夫從古議論有餘國之害也西漢詔令質樸大臣少文其治理風俗卓有可觀自武帝以文辨之士屈服大臣國家始漸多事功雖就而傷者多矣宣帝與趙充國辨難反覆雖舉朝言不便者什九其意卒不可奪故功以之成則人君如宣帝者真圖事之主臣如魏相者真謀國之臣何也彼於事理灼見不爽故輕於違羣臣之意者知議論有不足恃也後唐憲宗與裴度之平淮蔡其不撓於衆論亦爲近之宋李沆有言吾居大位未能補報萬一但天下言利病者

一切報罷至哉言乎此正今日對證之藥也今天下議論之多孰有過於條陳利病者乎臺省漫無糾劾或拾前人所已言或取目前之急連篇累牘以自塞責而票擬者重違其意則必下部部尙書不能駁正又爲覆奏此不過令紙墨耗費文移繁濁博衙門高閣置之而已曾有立限奉行責令必效者乎至於士民言事其奸詭尤不可詰毋論不可行卽行之豈能勝行萬一事在必行而無俄頃之功者立有丘山之謫又何怪趨舍貿理用以掣勞臣之肘而灰任事之心哉故爲今之計欲爲是事則必下廷臣會議議旣上則責之成功毋使一人得撓其後其或下議未

乎而疆場之外果有任事如充國者則當力破羣議以俟垂成而臺省不急之章及四方輻輳之言直以李沆報罷之意絕之毋博寬容之名無急苟且之效毋用狂躁喜事之人毋納諂諛讐奸之說夫然後厲精圖治事有條理而功有要歸亦不至如前者紛紜叢錯幾令人莫知所厝此所謂反其道而用之則議論少而成功多矣嗚呼議論亦何患其多第問吾所執以聽議論者爲何如也是又責成功之大源也

問兵莫妙於用間今

流賊並劇用兵久不見效

說者謂間術踈耳然用於二者將遵何法歟抑孰

易歟請從長計之

昔人論兵謂間非聖智不能用乃觀秦漢之際不過騰一人之舌散數萬之金遂令良將誅敵國破謀臣亡烏在間之難用哉雖然以今法令相牽之時而聽一將之用間愚有以決其不能也且以使命不通之言聚散無常之寇欲取必於一間之成功又誰其任之故兵莫妙於用間用之於二者恐雖上智不能抑兵莫難於用間然非用二者之間之難吾第不知所以用之之術也故談用間於今日此計之謬者也國家自今發難以來經撫以戰守爲聚訟中外以是非爲爭端事敗於謀多功隳於議異如此者益

已幾蹈覆轍矣弔喪之規適爲笑資海外之牽幾同兒戲
卽款插支此以攻之法事勢灼然明白而亦有議
無任此可彼否至漠南萬里盡爲奴域我能闢其毋入云
厚幸矣況出關遣使展吾方畧乎軍資之匱致煩司農仰
屋能以數萬金恣其所使無問出入乎大將雖專闢外然
呼吸仰之樞府能行吾意一無請決乎孫子曰五間之事
主必知之卽今天子聖明主臣謀密能自保其事之必
可任功之必可成乎且今將之不能得士而奇材之不效
用亦已久矣能以此大事屬人信其命不辱計不泄乎夫
設是數者而用間於愚知其爲必不可行之事也若用

之於寇則不過間之而使其黨自離貳而已今寇分三股
彼原未嘗合也吾何以利其分且吾卽遣敢死之士能必
其深入歟使辯智之人能信其見從歟故間之施於寇
俱未見其可也然以間之法而變通用之則有二道焉曰
以吾間則難自間而吾起而圖之則易夫越次而
立內不能無骨肉之嫌強服諸酋外不能無種部之變不
出數年而釁必自作此其勢然也故以用間者用之於偵
謀以用間者用之於觀算所謂蹈瑕抵隙而其事必可以
得志以吾而間寇則難寇自間而吾因而用之則易夫寇
而多方以闌其出則可坐困之使餒合力以勦其一則可

聲及之使潰此亦其勢然也故以用間者而用勦以得其
乞哀之情以用間者而用撫以誘其脅從之衆以致彼力
詘智窮然後我軍可以成功所謂以用間之法變通用之
者蓋如此也雖然卽以間之事較而論之又覺難而寇
易也昔人滅寇之法或故以所擒之賊縱歸而使之疑吾
勢或招一賊將厚撫之而使之惟吾用或陽爲賊往來之
書而錯投之以使之自相攻此皆可以得之耳目之前運
之股掌之上特患無智勇之將深思其法而觀變行之耳
至若 者間關萬里情事遼絕舍可據之勢而希不可必
之功此適以國僥倖以身嘗試耳故用兵於 而曰此可

以間破也此不知兵者也

問今民貧盜起咎繇司牧守令之選治之急務也其
責成之法何如

昔先王建官治民而因民治吏則必先責其近民之吏而
治之蓋莫守令之爲急矣故守令之選自古重之而言吏
治者則惟漢爲盛無論其三公大吏皆繇守令之上第者
漸次居之卽在郡邑時亦何其展布自如得以畢見其長
而竟奏其功則非漢吏之獨良而治吏之道得也夫漢未
嘗不設刺史以簡察二千石也然不過有所案舉而未嘗
兼治郡國事以旁掣其手足其太守雖得自置吏然專責

大體而亦未嘗下侵長吏之權此漢治之所以獨隆也其
後任州牧而罷刺史又任刺史而罷守牧徒變更職名而
於治理無裨唐改太守為刺史益失古人臨制之意宋舉
刺之條最繁實無益於治又大臣出補外郡而體統倒置
則糾察不行後世守令所以遠不及漢其法舛也我國家
張官置吏視古法加詳 高皇帝於監司守令之選所以
甄別而鼓舞之者良至擇能使器固非盡繇一途也歷朝
相承則非科貢不任名郡太邑又非甲科不得然而鉅卿
碩公前此之從此出者亦非乏也而今則吏治不張貪風
益熾甲科之縱恣實久舉貢之耄廢不絕自 神宗末年

以至於今日甚一日而民不勝困羣盜滿山揆其所自有
一非有司之過哉故議者謂欲息盜安民必慎選守令誠
要論也開創時一切破格升黜之法今不可復用矣即用
歷朝資格相承之例亦當變通其制而先革其弊蓋欲責
成守令非精守令之選不可精其擇必重其權重其權則
莫如去其害請得而詳論之夫今之所急者莫如邊方也
邊方守令非任子則舉貢甲科任者十不得一矣選守令
必繇吏部也甲科選縣惟便是視可以乞求可以更易而
因地置人自銓司採訪區分者十不得一矣不則高下惟
遇遠近視缺而囑託賂遺一無所行者亦十不得一矣知

府之推遷也多繇部屬其上第者遂巡可以內轉不則亦坐致監司而一麾出守謂非所樂卽出守而隨材授地者又十不得一矣此皆所謂擇之不精也及服官以後彼不肖者毋論矣卽號爲強項稱爲良牧能絕竿牘乎斷苞苴乎不畏事權貴乎興利除害能任意而不關決乎積勞久任能待遷而無讒慝乎事之不得自繇而權之不勝見奪亦已久矣至其害則有不可言者畿之內數府一監司持斧使者則多至六七員矣各藩省則府一而監司且二三矣守令非三四年不遷而直指歲一換視監司之轉不待再朞通計終一守令之身前後臨察之者數十人矣且縣

則府之丞若倅皆伺之者也旁郡之李皆調之者也前得當後失意無益也此見知彼按劍無益也卽人人得其歡心三年赴計使京師貴人相非猶無益也經是數者高不失爲臺省下猶得列郎署豈盡天幸其所以致之者可知也思其所以致之者民之不堪又可知也今夫一瓠而數十人舉之有全瓠乎守令之害何以異此是故不去其害卽欲精擇而重任之豈有當哉愚以京之倉屯諸臺專以禮節之踈密爲喜怒此其差可并而省之巡守諸司又多以囑託之是非爲賢否此其員可裁舉刺一屬之撫按而他不得行其私錢穀訟獄之治則司不得奪之府府不能

侵之縣如漢薛宣以循條職責刺史而不使與郡縣事如是則守令之權始一當縣之初筮也甲科不得專擇善地鄉貢不得併任疲癯才不稱地則聽府於其所屬中奏換但使繁簡各得則皆以上第報聞府則使各部院大臣舉其所屬其繁簡奏換之法撫按一如所以處縣者行之至事有可以守便宜者聽府上書直爭而璽書褒異間如神爵五鳳故事如此則府可以得志府可以得志而縣事當益舉竊以爲擇任之方莫良於此矣至於郡縣之佐領其才誠可任雖貲郎吏員可使之視舉貢舉貢可使之視甲科人然後不苦於無階可達其志當益奮若撫按薦舉當

盡革駢語據列事實亦如所劾之例若曰某令不畏疆禦宜使之居言責也某令加意撫字可使之久司牧也某令方畧素具可使之治軍旅也兵農禮刑各就其所優而指事以實之吏部卽因之以分別其選試職不效則舉者有坐其舉府之法亦如之上以備部寺之推次以膺藩臬之寄卽異日公卿之選皆取之此中而自足又何弭盜安民之治不可立見乎若夫一人之身乍賢乍愚一是一非則又當據前後舉劾之異者爲之深窮其故察治其私然後賢者積累之功名不至以單詞受枉而彼以愛憎爲舉劾者亦有所懲而不敢行其臆凡此皆去其害吏治者也未

有去其害吏治者吏治不可興也抑因是而尤有古今之感焉古有封一令而舉朝勸今劾至數十人而奸不止此何故哉鹵莽於甲利細悉於雜職網漏於奧援而毛吹乎狐逃故上之法雖行下之心不服則公與不公之異也是故如愚計行之所謂有治人不患無治法也不如愚計雖更行保舉日設重誅吾見謂責成而被害之者方益肆其威而愉快則民困何繇蘇而盜賊何自息也

問流賊之劇法在必勦然未嘗不可撫也將勦撫並施歟亦先勦後撫歟又既撫保無後患歟其悉心以議

愚嘗妄說兵事見晉之滅流賊者無過勦撫二方而已然勦者勢在彼者也夫彼方破焚城郭殺擄民人此其起事嘗令我畏吾畏其勢不得不厚集兵力以撲滅之使無滋蔓故勦者吾有懼心焉懼則謀謀則勝然後功以之而有成撫者勢在我者也夫我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使其進退失據則賊必轉而畏我其勢不得不乞求招撫以苟全身命故撫者彼有懼心焉懼則悔悔則攜然後撫亦因之而堅賊蓋未有方張之日遽安然受吾撫者也吾亦未有受命討賊不能制其死命遽欲徼倖一撫以不顧後禍者是故賊未嘗不可撫不勦而撫撫必敗勦撫未嘗不可並

用意實在撫姑以勦張焉則勦亦卽敗故撫者勦以後事也此不待再計決者也請歷舉往事以証之可乎唐之於黃巢元之於方國珍張士誠以不能勦而議撫故撫未成而受其侮韓世忠降曹成之衆八萬岳飛降楊太二十餘萬皆居必勦之勢故賊受撫而二將亦因資其兵力國朝成化間石和尚劉長子之亂至於僭號改元時尙書白圭總兵李震指揮張英追勦力戰斬獲殆盡後餘黨李鬍子亦以追斬勢窮然後項忠招撫至百四十餘萬始原傑置縣安插而其亂悉平正統時鄧茂七之亂丁宣遣使招撫爲賊所笑後尙書金濂都御史張楷及侯伯陳懋等以大

兵力討然後茂七死而餘黨降正德間劉六楊虎之亂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輕信招降致賊猖熾而馬張議死獄中後二賊流劫省直竟以大兵分勦而後盡又四川鄒本恕藍廷瑞之亂尙書洪鍾都御史林俊以勦撫議不合而賊熾後以戮力合勦設計誘降然後俘斬無遺嘉靖間出應朝之亂萬鏜未懲創而議撫故班師復叛後侍郎張岳力勦之而後平歷觀前事撫之不可信如彼勦之能成功如此旣勦而後撫之利如此輕撫而不勦之害如彼則今之處分諸賊其事從可觀矣今之賊非強於昔之賊也然而逋誅十年流轉數省破城邑殺官吏至震驚 祖

陵此滔天之惡卽人加鬻食猶不足舒民恨而雪國恥若不待其形見勢誦卒然加撫不亦隳軍實長寇讐褻朝廷而羞文武之士哉今 聖天子追念有司不職致民化爲賊又以賊勢之盛半皆隨和劫制之人卽勦無遺類慮其無罪見殺者必多於是下 諭招撫又戒將吏無墮賊計蓋好生之仁與廟算之得可謂兼之矣乃賊愈負固而州縣至有被其給者此何以故蓋前此未壹大創使賊屢得氣徒以憚於用兵欲賊俛然聽命無是理也且我卽能制其死命然彼罪在不赦亦安能使其恃我甘言而無疑於反覆哉故愚以爲行間諸吏惟有滅賊自效以無貽後悔

而已 明詔以恩議撫枉法而示之以生羣臣以義殺賊力戰而致之於死賊旣畏死而求生我方以勦而用撫然後受撫之後賊亦帖服無後患此長策也而今之勦者何如乎文武之布置非不密也士卒之調援非不多也軍餉之設處非不盡也賊愈熾而不能勦者蓋力分於多備而勢緩於轉逐也愚以爲三股之賊必併力勦其一股後二者可不戰而下所勦之處非闕其出路不能使之坐困於山谷非截其歸計不能使之潰散於原野非多爲之間謀不能盡得其虛實非計用其渠率不能內潰其腹心非責成守令不能堅壁清野而使之饑非使理臣誓師嚴立賞

罰將士不能用命非合兵一處不能遏其流突非用吾所長不能破其馬足數者得而賊不能勦無有也以數者爲勦不能撫其餘衆無有也旣撫之後量加分別罪重者誅情輕者原強者藉之以爲兵弱者復之使爲民安置之有方散遣之得所此不過一良有司事耳豈足深慮哉故第慮賊之不惟吾撫也夫賊而何以不惟吾撫也嗚呼愚所謂在我之勢奈之何不務盡也

問流賊之起也有司各練鄉勇不知果有資於守禦否抑無病於民否

天下無事雖竭民力以養兵兵卽優游坐食日靡百姓之

脂膏而不見爲病天下多事則民以積歲之轉輸必望於兵之衛我所衛者旣以虛天下之望又欲責民食於所衛之外雖功成不可必而人心先不服人心不服而曰吾將厚集兵力以衛爾也其誰信之昔者發難遼之勝兵

屢次陷沒於是不得不取於召募乃識者已決其無功然而增兵加賦亦十餘年而民不怨者以敷天同讐之義而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豈與今之勦賊者可同類語哉夫賊之起也苟地方守令有如張綱虞詡之在官其解散撲滅亦已久矣猖獗八九年焚掠四五省至煩聖天子坐朝側席下詔罪已厝餉百餘萬命大臣視師簡邊帥督戰所

徵之兵自禁旅六千以至關門之鐵騎薊密之戰士川浙滇黔之悍勇亦近十餘萬而不能滅者豈兵力少哉賊去兵來但有追逐而未聞截堵咎在統御不一將不力戰之罪而非兵之不可戰也卽郡邑之旣下者豈無兵之過民心不固雖高城深池亦安用之是故將不殺賊有兵常若無兵民不信上則有兵豈惟無益而反足爲害愚蓋於今之練鄉勇者疑之矣夫團練鄉勇古之人常行之以捍寇而愚以爲害者何也則練之之方不同也今夫府有丞有倅有李有各首領之屬縣亦有丞有簿有尉有驛有巡司等員其在官食糈之胥吏受值之隸快合而計之郡當數

千而邑亦數百又有額設之更夫戍卒大邑千計而小亦不下數百凡此者豈非皆吾兵乎誠第其武勇教之騎射固之恩信厲以賞罰此輩先有職事旣非聚不耕而食之人而習見官府又可得臂指相使之用不藉兵而有勝兵有常食而不必更取食於民此練之之方也而其散處於鄉鎮邨落者但變通保甲之法陰爲部署使其緩急守禦之助卽在王伯亞旅之中亦別無器仗芻糧之費如此聚之不爲擾散之不足憂所謂練鄉勇者法莫良於此今則不然矣招聚市井無賴之人特立隊伍日耗衣糧邑設數百則日有數十金之用郡合數千則又日有數萬兩之供

有緘毫不出之民間乎前賦旣無望減之期而新派且出前加之外賊未至而養兵之室旣已如掠賊若來而烏合之徒豈真可戰嗟夫事之無策未有甚此者也吾不知此輩卽有長籍爲軍否抑不知賊平之後此輩坐食旣久可以單詞散之否則事之可慮又未有甚此者也昔韓魏公刺邲西義勇司馬溫公極論其害後卒如所言今非有強敵在前而無故召募害同抽選夫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益民怨已深未見賊而益見兵之害民怒安息是役也愚恐怨怒政未有已也爲今之計諸郡邑之在南者毋幸賊之不來而弗備亦毋因備賊之事而擾民內有可恃之實而

外不見有可畏之形省刑減訟加意撫循而所謂團練之法如向所言行之使民耳目不驚而亦無無事養兵之苦萬一有警則吾民皆兵也古人有以單城抗數萬之師豈有借於鄉勇哉奈之何其不深長思也

樓山堂集第十一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二卷

貴池吳應箕著

議

募立社倉議

今年流賊猖獗江南諸郡思患豫防大約安息貧民其急務也竊從南京見諸臺部議平糶積穀之方不遺餘策然皆謀事倉卒徒有號令印法在必行而民稱不便者又十人而九且尙未見遂行卽如夏間縣奉某臺牌令富民積穀而閭閻然無一人願應者試究其積穀之方則徒計糧輸米但報名在官而不建倉廩不貢交納不立掌管之

人嗚呼是欲使事急之日有司執名問穀果直取諸其寄乎夫但有其名而已民且畏而不應致煩里排催督紳衿會議然後僅一苟且具文回上又況急而相求其何能必予因歎時事之難爲而虛文之爲害此可槩見也然則民終不可與爲善乎蓋計畫之未詳風動之無素而舉行之不以其實故上令而下不應無怪也予嘗讀朱晦翁建立社倉一疏其法今有司當倣而行之晦翁所請於朝者卽其先所行於鄉者是也其法夏貸秋收每石量收息米遇小歉蠲息之半大饑盡蠲之而倉廩有所掌管有人收散時申府差官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之內雖遇凶年

人不缺食然晦翁所謂申府差官者原因本府給到常平賑貸官米故晦翁因而厝置此法官爲行則可使郡邑通賴其利卽官不行而鄉之人能行之亦可使一鄉之人無饑且今之日而必請米於官不能也卽非官米出貸而必揭揭然申於府請於縣用以自旌其善而防人之欺又不必也予於是不揣愚妄欲於本里自建社倉以十年爲期以千石爲額每年自出本穀三十石夏散秋斂遇歉蠲息一如晦翁之法雖然此予僅可得之一族者也因以予鄉里道較晦翁之鄉幾倍矣又地輿田少生齒日煩通計一鄉之穀不給鄉人半歲之食陸僭水運殆無虛日而富厚

之家曾不慮變利人之窮益昂其直商販者又乘人之急愈倍其息今歲不已明歲復然萬一遇歉民生安恃繇一鄉推之天下之患容有已乎故予又欲以予所行者願鄉之同志皆行之予鄉諸望族比財量產其於予族有相什伯者其於予有相千萬者卽家無素封而好義樂施豈無較予更甚者或一族而爲倉數所或數人而共立一倉統以予法行之則一鄉之人庶可長聚無虞而士君子所爲利濟天下之心意者其亦親見之一端乎或曰出貨輕息爲善於陰可矣胡倉之立也且子自爲願可矣何鄉之強也夫事有名則無撓之者而行不患於較義相共則有風

之者而俗可幾於仁寧惟是使鄉之人知雖凶有恃貧民不至於失生則非鄉之人知此中有備事至亦可以已亂是予實爲一鄉身家久遠之計諸戚友毋竊笑以爲不急之務也至於下以義勸之而不樂則上以法操之而不應者固其所耳予然後爲上之人解曰使民急而走險者豈盡其過哉諸戚友又何難焉

江南弭盜賊議 辛未

今夫民之爲盜賊者皆無賴之尤者也夫抵致此者有二一繇於兵荒之後饑寒之所驅迫一繇於法令之弛有司之所養成江南數郡負山阻江誠盜賊出沒之所往時特

偶發耳未有若近年之甚者也歲不加歉而嘯聚時聞官不廢捕而劫殺屢見此豈治平景象哉自萬曆丁巳戊午以來有大盜穴徽池之間結營截路商賈不行邨落爲墟是時巡按田公奏請要地添設巡司併逐捕立梟之法盜未稍息而又或去此移彼至天啓七年徽池有賊黨蠶起殺傷官兵至去年以來一劫於安慶城中一白晝劫於東流建德城中今又劫於池州城中其他民間劫擄江洋剽畧不可勝計雖有司嚴加懲劄力爲捕勦此輩亦旋就禽滅然其賊發幾何遂至踰嚴城殺官兵假使有強敵遽臨巨寇奄至將何法以禦之夫池安數郡爲畿輔上游之要

害而且損威於盜賊如此當事者奈之何不長慮而却顧耶夫捕盜而盜多滅賊而賊熾豈盜賊之不可弭亦弭之未得其方耳其未得其方者有四愚請言之夫弭盜者不過曰某處有巡司矣詎知彼且狎易府縣何況巡司不過曰遣官兵勦殺耳官兵至而盜已散矣盜去而兵過是民再遇盜也且見官兵有聞盜而走者矣有爲盜殺者矣未見有殺盜者也不過口遣捕役緝訪之耳捕役者盜之藏主也僅能縱盜未能獲盜僅能使盜扳人未能爲人緝盜故今被盜之家有寧失財而不願差捕者以捕有甚於盜也又不過曰每年差巡捕官下鄉譏察耳盜之所害者一

方一家也官下鄉則其害又有甚於捕者矣凡此者皆所謂未得其方也不得其方雖嚴刑峻罰竟何補乎夫盜不能保其不有而能使之不發不在發而後禁而在禁之使不敢發蓋莫良於行保甲矣保甲今嘗行之然皆視爲故事故行之不嚴亦不久又不能因民俗爲變通故行之不精亦不密夫十家一牌牌開姓名生理便於稽覈又門設器械使緩急相助失械者連坐常法也今十家常相稽乎常相助乎常失賊連坐乎所謂不嚴亦不久也且此僅可行於城市耳能行於鄉曲乎此不精亦不密也夫江南諸郡民多鄉居大姓至於萬人小者亦有百家而盜賊多出

於大姓蓋負其族衆而庇厚又勢要藏匿之者多也今行保甲先自各鄉始無論同姓異姓但差量其地道之遠近編其里居姓氏精修其法而行之每百家則約有五六百人矣此五六百人中推擇廉能者一人爲保長剛強有管力或兼習武藝者十人爲甲長其一族有千家以上者則立保長三四人合數族而始有百家二百家者立保長一二人甲長如之其保甲長卽於每百家中照丁糧量派薪粒之資給之此百家但得安樂無事雖稍費亦其所願而保甲既有其責又受其直不敢不竭盡心力其每鄉保甲之名則俱籍之於官官特置簿以便稽考其百里之中同

鄉共井者保甲俱令互相糾察互相應援如有流賊大盜過一鄉者一鄉立時報官此鄉保甲立時勦殺不得更相推避其有縱失者十保同坐如一保失賊者十甲同坐每年正月各保甲長俱遞認狀到官開載其年貌生理各里圖俱還甘結官以其狀結盡編於簿其簿亦每年遞換以便據實察驗夫本圖具結則甲保得人矣入籍於官則保甲畏法矣受賞於鄉則保甲盡心矣而又時下之章程使自相訓練平時可以弭盜有急可借爲軍鄉落有聯絡之勢閭里省征調之煩卽管子治齊寓軍之法不外是矣逆倡獗得法而禦之不難況區區鼠狗之屬哉往時王新

建曾行之於福額等處其時兵火之後盜賊且賴以熄滅而況今平治之日行之而有不效者乎然則因時設備未有若此法之詳而可久者也夫今鄉聚亦有保甲等號矣然皆照里圖名色苟且塞責其人行能類皆猥劣而事權又不相統民之多盜政爲多此等有名無實之輩也豈若此之精且密哉往時大盜截路皆曰吾劫商耳是以居民不相救援而流賊橫行亦因各鄉無起而拒之者是以得公行剽掠此法行而二者之患知其必亡矣至於城市之間但責成巡捕一官便可着實舉行而夜鼓長鳴街鐸不輟賊豈有能踰城者哉若夫練兵督捕防江守要方畧此

自有專官在設誠致行是又當類推之矣

江南平物價議 辛未

大江之南爲鹽米魚肉之區藪其生息甚蕃而轉運甚便乃今之民不卽加多也歲不盡加歉也商賈不盡加少也而所在之處自米鹽以下蔬菜以上無物不貴數年以來賈且數倍官府屢禁而賈愈昂民愈困此何故歟則亦上之人未嘗悉心計慮而所處之未得其要也何也物之貴賤以直而賈之高下有時故賈有四時不同亦有朝夕頓異不因時以計直而強以令禁之則商賈負販之流必以無利罷業而貨不流貨不流而民之需愈急則物之賈愈

貴是有司之禁高賈者適所以長賈而欲便民者反以困民故數年以來物賈不平皆坐是耳則莫若所在立一市平如城郭之內擇一公正有德之耆老爲士民素所信服者立以爲平鄉落之間在十里二十里內亦擇立一人爲平蓋近市之人習知物之貴賤而公正無私人又可以取平如物之自轉運而至者則酌其地道之遠近量其本利之多少物之自土著而有者則可估物論賈於是物之時貴時賤賈之時增時減平者皆可以意裁之者也而買者賣者俱於是取平則商民兩便必無敢有騰涌以射利而抗資以敝民者矣姑卽以米鹽魚肉之賈論夫徽池之間

人多田少大半取於江西湖廣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賈從數千里轉輸使不得利誰肯爲之故稍賈之增其勢也而居民之富而租多者風聽其賈以自相高增故數年之間商賈富室獲利無算貧民至不堪命而所謂行戶經紀者又把持其間使賈愈貴則已愈可因而取利其昂物價皆出於此輩之口有司有枷鎖經紀者矣有扑責商賈者矣而彼且益巧而停閉其物使人益困則以有司不勝覺察勢有所不得行此不立市平之過也鹽則取給於淮浙其利商獨擅之而富室不與焉有市平以酌之彼不能邀利以困民魚肉雖細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必纖悉會計然

後屠沽販負不致乘人之急以增價數倍此亦非市平不能也或難之曰物行則已有經紀矣不知經紀者亦商賈也買之不平皆始於此輩故設市平者正所以平其不平也經紀者於中取利使無壅滯而市平則專爲便民而設也雖然物價平矣秤等斗斛之不一猶不平也市平既立則官爲之較權量以行之使一郡一邑法若畫一而物之不至過高貧民不至重困雖以治平天下不外是而推行之矣

江南汰胥役議

今日之爲民害者莫胥役爲甚蘇子瞻所謂縱十數萬虎

狠於民間者此輩之謂也然則今天下豈止數十萬哉姑無論京師之與省會先以各郡約計之而亦不下數千人矣何言之隸快之在官者各有買窩之銀今所謂頂首也往時不過以十計近且以百計矣正用之外又有酒食之費半之夫庶人役於官者例給工食以酬勞以其頂銀爲本以工食爲利誠公私兩濟然工食幾何遂捐此數倍之本以鑽求之苟所入不足以償所出則此輩且以其本銀買田產食租稅計必不爲此矣且此輩惟利是視卽所入僅償其所出度亦必不爲之矣故工食之外每一役非外得數十金與其本不副也夫一人數十人數百百人數

千千人數萬此數萬金出於官乎出於民乎且此數萬金猶其準本而應得者也乃有朝入衙門暮稱富室尋田買宅呼婢使奴如此者縣不下數十人此所得則在數十金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不獨此也每正役一人則有白役一人甚者有數人此白役者其飲食妻子之費每人亦不下數十金俱在正役所得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此爲隸快言之也而書役之害則尤有甚者書役例無工食而頂銀且倍於隸快則所得亦必倍於隸快可知矣又有庫戶等房其頂銀倍於他書則所得之必倍又可知矣往時每房不過數人近且增至數十人合諸房且

有數百人此數百人者優游佚樂履絲曳縞皆從何取辦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凡此皆取之於民者也民之賦稅每郡小者不過數萬大者不過數十萬而所以供此輩者不啻倍之則民安得不窮財安得不盡也然此特言其爲民害者耳此輩欲下取於民勢不得不上罔其官凡所以舞文弄法假公濟私者何所不至無論貪而鬪茸者與之因緣苟且卽廉明剛斷者能一一洞決其情弊乎則以勢成於欺之者衆而害積於沿之者久也所以近來有司之失職大半爲此輩所累其將無術以處之乎蓋有拔木塞源之法矣欲汰其弊莫先於汰役隸快度可供應外景

加裁革而白役則一槩禁絕犯者重置之於法書役每房限以員名不得過數天啓五年池州知府王家植初到任卽將書役通行考試等第其書算能否革退四十餘名於是吏靜訟簡爲一時治平之最後王以故去官其革役盡復至今爲之歎惜夫議者必謂革役多至廢事此殆不然郡縣有司果能正己率物自然事簡刑清何必濫留冗員下以害民而上以妨官乎夫去一人以安一人去之可也況去一人而不止安數十百人乎夫官之尊貴不在隨從之多也吏之精敏不在服役之衆也且冗員旣革則人必勤於職事而上亦易於督察其事當愈舉曾何憚而不爲

此也抑愚尤有感焉撫按司道之胥其頂首以數千計此其所取於官民者何止倍蓰郡縣而京師部胥且以萬計則其所取又何止什百於外哉此欲去之則不能因之則爲民害愚嘗謂撫按監司之胥宜從各郡擇其曉文法者數人隨時去畱而不使奸猾者倚以爲窟上而京則取之於外下而郡亦取之於邑服役不中責其從來而所謂頂首之銀官爲裁之以著爲令至有罪革役者銀皆追沒以爲助餉之用庶此輩之害不至如向者之屬而國家之財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而盡在此輩者其患庶可稍止也然則古所謂省費莫如省員信然哉